

## 大楼炭经 6 卷

[卷第一](#) [卷第二](#) [卷第三](#) [卷第四](#) [卷第五](#) [卷第六](#)

[阎浮利品第一](#), [鬻单曰品第二](#), [转轮王品第三](#), [泥犁品第四](#), [阿须伦品第五](#), [龙鸟品第六](#), [高善士品第七](#), [四天王品第八](#), [忉利天品第九](#), [战鬪品第十](#), [三小劫品第十一](#), [灾变品第十二](#), [天地成品第十三](#).

No. 23 [No. 1(30), Nos. 24, 25]

### 大楼炭经卷第一

西晋沙门法立共法炬译

#### 阎浮利品第一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游于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，众比丘饭已后，会于讲堂上，坐共议言：「可怪未曾有，是天地云何破坏？云何成就？」

佛彻听遥闻，诸比丘饭已后，于讲堂共坐议此事。佛即起到讲堂坐，问诸比丘：「向者会议此何等？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饭已后，于讲堂上共议：『可怪未曾有，是天地云何破坏？云何成就？』但共议是事耳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欲从如来闻知是天地成败时不？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唯天中天，今正是时。应为诸比丘说，知天地成败时。比丘从佛闻，即当持之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今为汝说。」

诸比丘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愿欲闻知。」

佛言：「诸比丘！如一日月，旋照四天下时，尔所四千天下世界，有千日月、有千须弥山王、有四千天下、四千大海水、四千大龙宫、四千大金翅鸟、四千恶道、四千大恶道、七千种种大树、八千种种大山、万种种大泥梨，是名为一小千世界。如一千小世界，尔所小千千世界，是名为中千世界。如一中千世界，尔所中千千世界，是名为三千世界；悉烧成败，是为一佛刹。」

佛言：「比丘！是地深六百八十万由旬，其边无限。其地立水上，其水深四百六十万由旬，其边际无有限碍。大风持水，其风深二百三十万由旬，其边际无限。比丘！其大海深八百四十万由旬，其边际无崖底。比丘！须弥山王入大海水，深八万四千由旬、高亦八万四千由旬，下狭上稍稍广，上正平。种种合四类在上止，悉满无空缺处。诸大尊神亦在上止，诸尊复尊大神，悉在上居止。忉利天宫，在须弥山上；过忉利天，上有焰天；过焰天、有兜率天上；过兜率天、有尼摩罗天；过尼摩罗天，上有波罗尼蜜和耶越致天；过是上有梵迦夷天；过是天上魔天。其宫广长二十四万里，宫壁七重，栏楯七重，刀分七重，行树七重。周匝皆以七宝，画妙好，金银水精琉璃马瑙赤真珠车璩，金壁银门，银壁金门，琉璃壁水精门，水精壁琉璃门，赤真珠壁马瑙门，马瑙壁赤真珠门，车璩壁一切众宝门，采画妙好，皆以七宝作之。金栏楯金柱楸银栴，银栏楯银柱楸金栴，琉璃栏楯琉璃柱楸，水精栏楯水精柱楸琉璃栴，赤真珠栏楯赤真珠柱楸马瑙栴，马瑙栏楯马瑙柱楸赤真珠栴，车璩栏楯车璩柱楸，一切妙宝作之。金刀分者银垂，银刀分者金垂，琉璃刀分者水精垂，水精刀分者琉璃垂，赤真珠刀分者马瑙垂，马瑙刀分者赤真珠垂，车璩刀分者一切宝垂。金树金根金茎，银枝叶花实，银树银根银茎，金枝叶华实，琉璃树琉璃根茎，水精枝叶华实，水精树水精根茎，琉璃枝叶华实，赤真珠树赤真珠根，马瑙茎枝叶华实，马瑙树马瑙根茎，赤真珠枝叶华实，车璩树车璩根茎，一切宝枝叶华实。彩画殊好，皆以七宝，金银、琉璃、水精、赤真珠、车璩马瑙。其门上有曲箱盖，栏楯上有交露，楼观下有园观舍宅。浴池生华，种种树，种种叶，种种华，种种实，出种种香，种种飞鸟，各各悲鸣。」

「过魔天，上有梵迦夷天；过梵迦夷天，上有阿卫货天；过是上有首皮斤天；过是有比呼破天；过是已有无人想天；过是已有阿和天；过是已有答和天；过是已有名须达称天；过是已有须陀尸天；过是已有阿迦尼咤天；过是

已有天，名阿竭禅天；过是已有天，名识知；过是已有天，名阿因；过是已有天，名无有思想亦不无想，乃至其上有人，生老病死，往还不复过其上数。」

佛言：「比丘！须弥山王以四宝作城，琉璃水精金银；须弥山王北有天下，名鬱单曰，广长各四十万里，正方；须弥山王东有天下，名弗于逮，广长各三十六万里，周匝正圆；须弥山王西有天下，名俱耶尼，广长各三十二万里，如半月形；须弥山王南有天下，名阎浮利，广长各二十八万里，北广南狭。须弥山王北胁天金照北方天下；须弥山王东胁天银照东方天下；须弥山王西胁天水精照西方天下；须弥山王南胁天琉璃照南方天下。北方天下有树名银茎，围二百八十里高四千里，枝叶分布二千里；东方天下有大树名条茎，围二百八十里高四千里，枝叶分布二千里；俱耶尼天下有树名斤茎，围二百八十里高四千里，枝叶分布二千里，其树上有石牛，高四十里；阎浮利天下，有大树名阎，高四千里，茎围二百八十里，枝叶分布二千里。金翅鸟王及龙有树名驹利睽，高四千里，茎围二百八十里，枝叶分布二千里；阿须伦有大树名善昼过度，高四千里茎围二百八十里，枝叶分布二千里；忉利天有树名度昼，高四千里茎围二百八十里，枝叶分布二千里；大海北有大树名阎，高四千里茎围二百八十里，枝叶分布二千里。北方地空中有丛树名庵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阎破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多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那多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男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女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小儿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柏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栴檀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佉钵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般奈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比罗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大利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[木\*奈]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安石榴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抄罗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陂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陂隆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阿摩勒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呵黎勒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毘酰勒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苇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竹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拖罗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合罗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瓜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大瓜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脱华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浴陂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须女华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皮罗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和师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茄夷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投鲜，广长各二千里；复有丛树名蒲萄，广长各二千里。过是空地，其空地中，复有

优钵华池二千里，红莲华池二千里，白莲华池二千里，黄莲华池二千里，毒蛇池二千里。过是已地空，其空中有海鬻禅，从东西流入大海，其鬻禅海中，见转轮王亦知天下，有转轮王见游行时迹，鬻禅北有山名鬻单茄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其山甚乐，姝好树木生叶，华实甚香，畜兽鸟无所不有，无与等者也。」

佛言：「比丘！其鬻单茄山甚乐，姝好巍巍，鬻单茄山，有山名须桓那，其山有八万窟，中有八万象，皆在中止，其象七日一食，有六牙上广下狭，牙齿间悉金填。过须那钵山，次有山名冬王，甚高过亿，山上高四千里。上有水名阿那达，广长二千里，其底沙皆金，其水凉冷，软美且清。以七宝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璩马瑙作埴垒，其四面起墙，亦布底，有七重栏楯，七重行树，周匝围绕，七宝交露，彩画姝好。阿耨达龙王水水四面有陞，金陞银栴，银陞金栴，琉璃陞水精栴，水精陞琉璃栴，赤真珠陞马瑙栴，马瑙陞赤真珠栴，车璩陞七宝栴，陞上有曲箱盖，皆有栏楯，有交露楼观，其水中有青莲华，红莲华，白莲华，黄莲华，华亦有火色者、金色者、青色者、红色者、赤色者，白色者，周匝大如车轮，其茎大如车毂，若刺其汁出如乳色，其味如蜜。阿耨达龙王宫在其水中，宫名般阁兜。阿耨达龙王在中止。其龙有何等宝？何谓为阿耨达龙？过阿耨达龙，天下余诸龙王，以三热见烧，阿耨达龙王，不以三热见烧；复次，天下诸余龙王，过阿耨达龙王，余龙王，热沙雨身上，烧炙焦革，焦革已烧肤，烧肤已烧筋，烧筋已烧骨，烧骨已烧髓，烧炙甚毒痛，过阿耨达龙王，余龙王皆见热，阿耨达龙王独不热，是故名为阿耨达，是为第一事。复次，天下，过阿耨达龙王，余龙王，起淫欲事相向时，热风来吹其身，焦龙身，即失无颜色得蛇身，便恐不喜。天下诸所龙王，过阿耨达，诸龙王得热，阿耨达龙王独无热，是故名为阿耨达，是为二事。复次，天下诸龙王，过阿耨达龙王，余龙王，诸金翅鸟王，悉入其宫，悉恐怖取食之。若金翅鸟自念言：『欲入阿耨达龙王宫。』适念是，便自无央数灾变及其身，过阿耨达龙王，天下余龙王，皆见是毒热，阿耨达龙王，独不见热，是故名阿耨达，是为三事。以三事故，名为阿耨达龙王。」

「东有大流江，下行一江，有五百部河，绕阿耨达龙王，东流入大海。阿耨达龙王南有大江，名和叉，有五百部河，绕阿耨达龙王，流入大南海。阿耨达龙王西有大江，名信陀，有五百部河流，绕阿耨达龙王，入大西海。阿耨达龙王北有大江名斯头，有五百部河流，绕阿耨达龙王，入北海。冬王山南有国，名维耶离。维耶离北有七黑山，黑山北有七仙人婆罗门在中止，一者

名机机榆、二者名施泥梨、三者名鬻单、四者名禅、五者名迦蛇、六者名优多罗、七者名波被头，有山名和昙摩。过七仙人婆罗门北，有山名干陀摩诃术，中有两窟，一者名画、二者名善画，以七宝作之，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璩马瑙，细软如縠衣。画善画窟北，有树王名善住，有八千树王，围绕之。善住王树下，有象王，名善住，在下止，有八千象，周匝围绕之。善住王树北，有浴池名摩那摩，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璩马瑙作塹垒之，边有八千浴池，周匝围遶，其水皆凉冷，美软且清，其底沙皆金，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璩马瑙作七重栏楯，七重交露，七重行树，周匝围遶。其池甚妙好，金栏楯者金柱楸银栴，银栏楯者银柱楸金栴，琉璃栏楯者琉璃柱楸水精栴，水精栏楯者水精柱楸琉璃栴，赤真珠栏楯者赤真珠柱楸马瑙栴，马瑙栏楯者马瑙柱楸赤真珠栴，车璩栏楯者车璩柱楸一切宝栴，金交露者银垂珞，银交露者金垂珞，琉璃交露者水精垂珞，水精交露者琉璃垂珞，赤真珠交露者马瑙垂珞，马瑙交露者赤真珠垂珞，车璩交露者一切宝垂珞，皆以七宝作，甚姝好。金树者金枝根银茎叶华实，银树者银枝根金茎叶华实，琉璃树者琉璃根枝水精茎叶华实，水精树者水精根枝琉璃茎叶华实，赤真珠树者赤真珠根枝马瑙茎叶华实，马瑙树者马瑙根枝赤真珠茎叶华实。车璩树者车璩根枝一切宝茎叶华实，以七宝作，皆姝好。摩那摩池周匝四面，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璩马瑙作，金陛银栴，银陛金栴，水精陛琉璃栴，琉璃陛水精栴，赤真珠陛马瑙栴，马瑙陛赤真珠栴，车璩陛一切宝栴，以七宝作，甚姝好。陛上有曲箱盖，栏楯上有交露，楼观下有园观舍宅，有浴池。树生种种华，种种实，出种种香，中有种种飞鸟，相和悲鸣。摩那摩池中，有青莲华、黄莲华、白莲华、赤莲华，中有红色者、金色者、青色者、黄色者、赤色者、白色者、种种杂色者。其华周匝大如车轮，其茎周匝如车毂，其华断者出其汁如乳，其味如蜜。善住象王，念欲入池中洗浴相娱乐时，即念八千象王。尔时八千象王言：『善住象王已念我等。』即共往至善住象王所在前住。时，善住象王与八千象王，俱往至摩那摩池。诸象中有为王持盖者，中有扇者，周匝围绕。时中有含血名机那，在前歌舞作伎乐。时，善住象王，至摩那摩池中，洗浴作伎乐相娱乐。中有象为王洗鼻口者，中有洗牙齿者，中有洗头者，中有洗背者，中有洗腹者，中有洗髀者，中有洗膝者，中有洗足者，中有洗尾者，中有拔华根洗之以与王食者，中有以青莲华、黄莲华、赤莲华、白莲华，以鼻历持散象王头上者。尔时，善住象王，洗浴相娱乐饮食已，便还至善住树下。其八千象王各各入其池洗浴，作伎乐相娱乐饮食已，便还至善住象王所。尔时，善住象王，与八千象王俱前后围绕，还至善住树下。中有为象王持盖者，中有扇者，在前作伎乐歌舞，

至善住树间。象王从意，卧起行步，其余八千象，各各亦随意，在树间卧起行步，从意所欲。诸八千象树，中有围四丈九尺，中有树围五丈六尺，中有树围六丈三尺，中有树围七丈七尺，中有树围八丈四尺，中有树围九丈一尺，中有树围九丈五尺，中有树围十丈五尺，中有树围十一丈二尺。善住象王树茎围十丈九尺，是八千树枝叶堕落时，风便吹着外。其八千象王大小便时，诸鬼神皆除着外。」

佛言：「比丘！善住象王威神尊巍巍乃如是，畜生含血之类，乃有此。」

## 大楼炭经鬘单曰品第二

佛语比丘：「鬘单曰天下，周匝广长各四十万里。北方天下有种种山无央数，其河两边，有种种树，河水徐行，有种种华，水中丛流，河两边有船，彩画殊好，以四宝金银琉璃水精作之。北方天下中央有浴池，名鬘难陀，广长四千里，其水凉软且清，有七重壁，水底沙皆金。难陀浴池，周匝四面有陛，以四宝金银琉璃水精作之，金陛银栴，银陛金栴，琉璃陛水精栴，水精陛琉璃栴。难陀池中，有青莲华、黄莲华、白莲华、赤莲华，中有红色者、金色者、青色者、黄色者、赤色者、白色者，周匝根茎若断者出其汁如乳，其味如蜜，光照四十里，其香亦闻四十里。难陀浴池东，有河名已味；难陀浴池南，有河名修竭；难陀浴池西，有河名大土；难陀浴池北，有流河名善种，是诸河水，皆徐行，中有丛流行华，河两边有种种树，以金银琉璃水精作河两边际。难陀浴池东有园名贤上，有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行树，周匝围遶，以四宝作之，殊好金银水精琉璃。贤上园中有香树生华实，劈者出种种香。有捣香树生华实，劈者出种种香。有衣被树，有璎珞树，有不息树。有生花实，若劈者出种种衣被璎珞，出种种不息。有菓树器树音乐树，生花实，实劈者出种种器，种种果，种种音乐。树高七里，有高六里五里四里三里二里，最卑者高一里。难陀浴池南，有园观名与贤，有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行树，周匝围绕，以四宝作之，中有香树、捣香树、衣被树、璎珞树、不息树、器树、菓树，皆有华实，实劈者各各出种种香捣香衣被璎珞不息器果种种音乐，树最小者高十里二十里四十里，上至七十里。难陀浴池西，有园观名罗越，以四宝作，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行树，周匝围遶，诸所出生高卑，亦如东方园观。难陀浴池北，有园观名常有华，亦以四宝金银水精琉璃作，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行树，周匝围遶，诸树所出生高卑，亦如东面园。」

「北方天下有树，曲合如交露。北方天下人，在下卧起，男女各异处。有净洁粳米，不耕种自然生，出一切味，欲食者取净洁粳米炊之。有珠名焰味，着釜下，光出熟饭，四方人来，悉共食之，食未竟亦不尽，无盗贼恶人，无言我妻子，无田作者。饭已，面色润泽有威神。男子女人，若淫欲意起，相视无所语，男子便在前，女人随后行，至园观入中，共相娱乐，二日三日若至七日，各自随意，罢去不相属也。女人怀妊七日八日，便生若男若女，便持着四微道中。若有人从东西南北来者，与指嗽之，出乳饮之，七日已后自以福德即长大，譬如阎浮利人年二十若二十五时。」

「北方天下，周匝四方有水，名阿耨达，后夜起云，天雨八味水，如人饭食顷，洗浴北方天下淹尘，尘不复起。譬如苏麻油涂地尘不起，北方天下亦如是，地尘不起。譬如不息工师，若不息工弟子，以种种华，结作不息，左手持之，右手以水洗不息无尘，北方天下如是，地不起尘，常有流水生草树，常有叶华实，中有草青。譬如孔雀翅色，其香如香香，足踏上即陷四寸，举足还复如故。北方天下人，欲至贤上园观中游戏相娱乐，实时去乘船至岸边，脱衣沐浴。相娱乐已，便弃船度河，往至香树间，取香涂身，至衣被树间，取衣着，至不息树间、瓔珞树间、器树间、果树间、音乐树间，取瓔珞不息着之。取器音乐，便往至贤上园观。热时乱风吹扫贤上园观地，伊兰风至吹落华，墮地至人膝。时北方天下，悉入贤上园观中，游戏相娱乐，二日三日至七日已后，各自罢去，随意无所系属，亦复至与贤上园观，罗越常有华园观亦如是。」

「北方天下人，欲食时，取净粳米炊之，以焰味珠光，炊其下熟饭，东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，若有人来至其所者，皆饭食之，其食亦不尽，至人食已。北方天下人，有树名象兜，交曲上合如交露，人民在上止宿，男女各异处。北方天下人，通齿发绀青色长八尺，人民面色同等，长短亦等，女人亦如是。人民行十善事，不复相教作行也，皆寿千岁，无数减者。死后有生忉利天上者、有生焰天上者、有生兜率天上者、有生尼摩罗天上者、有生波罗尼蜜天上者。天上寿尽，下生阎浮利天下人间，即生大豪贵家若婆罗门大长者家。北方天下人，大小便时，辟没地中，其地清洁无有聚粪臭处。北方天下人，男子女人，死时好为衣被之，庄严不啼哭，取着四微道中。有鸟名鬻遮，举取死人着北方天下外。何以故名鬻单曰？鬻单曰天下，胜是三天下复最上，是故名鬻单曰。鬻单曰天下人民，食清静粳米，无有盗贼，无有恶者。无言我妇、无言我子。颜色甚好有威神，无短命者，死已后生善处。是故名郁单曰。」

## 大楼炭经转轮王品第三之一

佛语比丘：「世间有转轮王时，自然生七宝、有四德。何等为七？一者金轮宝、二者白象宝、三者紺色马宝、四者明月珠宝、五者玉女宝、六者藏圣臣宝、七者导道圣臣宝。转轮王其金轮何类？王以十五日月满时沐浴，便上高观上，与婁女共坐，见东方有自然天金轮来，有千辐，皆完具，悉以天金所成，高一丈四尺。王见已，自念言：『我从先圣闻，若王十五日月满，沐浴上高观，与婁女俱坐，见东方自然金轮者，即得作转轮王。』王自念，欲试天金轮。尔时，转轮王便试天金轮，即便会四部兵，往至天金轮所。整衣服长跪叉手，持右手，指金轮使东飞，金轮即东飞。转轮王即与四部兵，及家室亲属悉随之飞，四天王天上诸天，皆亦在金轮前飞行。金轮所至止处，转轮王便与四部兵家室亲属，皆止宿其中。尔时，东方弗于逮诸王，以金钵盛满银粟，银钵盛满金粟，共往至转轮王所白言：『天王来大善！东方诸城国界，富乐炽盛安隐，五谷丰熟，人民众多，珍宝众多，工巧者饶，明月珠玉琉璃，白象马牛羊奴婢米谷丰饶，仓库储满。愿大王止此，我等承受其教。』转轮王便告诸王言：『诸贤等各自治国以正法，莫行非法。诸贤等但莫杀生、莫盗窃、莫犯人妇女、莫妄语骂詈恶口两舌、莫念恶。当慈心为政具奉行，如是者，则为受我教。』尔时，诸小王持国界奉上转轮王，转轮王即住案行东方诸国，于其中止顿，无央数岁，相娱乐快乐饭食，得东海内悉属已便还。南方阎浮利天下王降伏亦如是，复与家室亲属及四部兵，金轮在前飞行。复至西方俱耶尼亦如是，复至北方郁单曰天下亦如是。四天王上诸天，皆在金轮前飞，金轮所至到处，转轮王与家室亲属四部兵止顿其中。尔时，北方诸小王以金钵盛满银粟，以银钵盛满金粟，共往至转轮王所白言：『天王来大善，北方诸城国界，富乐炽盛安隐，五谷丰熟，人民珍宝众多，工巧者饶，明月珠玉琉璃，象马牛羊奴婢米谷丰饶，仓库储满。愿大王止此，我等承受其教。』转轮王便告诸小王言：『贤等各自治国以正法，莫行非法。贤等莫杀生、莫盗窃、莫犯人妇女、莫妄语骂詈恶口两舌、莫念人恶，当念慈心为正见奉行，如是者即为受我教。』尔时，诸小王持国界奉上，转轮王案行北方诸国，于其中止顿，无央数岁，相娱乐快乐饮食，得北海内悉属已。便与家室亲属及四部兵，还阎浮利天下。阎浮利天下威神更巍巍，其金轮亦尔，时便量度，东西长四百八十里，南北广二百八十里。诸天为转轮王，造起城壁七重，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行树，周匝围遶，彩画殊好，皆以七宝，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璩马瑙，金壁银门，银壁金门，琉璃壁者水精门，水精壁者琉璃门，赤真珠壁者马瑙门，马瑙壁者赤真珠



门，车璩壁者一切宝门。城周匝四方有门，金栏楯者金柱楸银栴，银栏楯者银柱楸金栴，琉璃栏楯者琉璃柱楸水精栴，水精栏楯者水精柱楸琉璃栴，赤真珠栏楯者赤真珠柱楸马瑙栴，马瑙栏楯者马瑙柱楸赤真珠栴，车璩栏楯者车璩柱楸一切宝栴。金交露者银垂珞，银交露者金垂珞，琉璃交露者水精垂珞，水精交露者琉璃垂珞，赤真珠交露者马瑙垂珞，马瑙交露者赤真珠垂珞，车璩交露者一切宝垂珞。复以七宝作树甚殊好，金树者金根枝银茎叶花实，银树者银根枝金茎叶花实，琉璃树者琉璃根枝水精茎叶花实，水精树者水精根枝琉璃茎叶花实，赤真珠树者赤真珠根枝马瑙茎叶花实，马瑙树者马瑙根枝赤真珠茎叶花实，车璩树者车璩根枝一切宝茎叶花实。门上有曲箱盖交露，有楼观边有园观舍宅。浴池中有种种树种种叶种种华种种实，出种种香，种种飞鸟相和而鸣。作城已威神巍巍，金轮便止，城中度量，东西八十里，南北四十里。尔时，诸天为转轮王，以七宝作宫殿壁七重、栏楯七重、七宝交露七重、七宝行树七重，周匝围遶。七重门上有曲箱盖交露有楼观，下有园观浴池，种种树种种叶种种华实，种种飞鸟，相和悲鸣。造起转轮王宫殿已，金轮便立宫门前虚空中。尔时，转轮王甚欢喜踊跃言：『已为我自然金轮宝，今我以为作转轮王。』」

佛言：「转轮王有自然金轮宝，如是转轮王有白象宝何类？转轮王明旦与诸臣共会参议。时，即自然有白象在前现，皆白身体完具，能飞行。端正头赤，有六牙，上麤下细，牙如画间金色。转轮王见已念言：『此象若可调者，便当为贤善。』则与调象师使调适，一反调，便调善，最如调善畜。尔时，转轮王欲试白象宝，便使会四部兵，被白象庄严已，骑白象，日出便出宫门，飞行绕四海内，实时还宫，坐相娱乐。尔时，转轮王甚大欢喜踊跃言：『已为我自然白象宝，今我已作转轮王。』转轮王白象宝如是。」

「转轮王有紺色马宝，何等类？转轮王明旦与左右共参议，时见有自然紺色马在前，其马身青毛衣滑泽头黑。转轮王自念言：『若调此马者，便当即好。』与调马师使调，实时调好，最如贤善马。尔时，转轮王欲试紺色马宝，即使会四部兵，被已骑马未出宫门，即与四部兵飞行绕四海内，即日还宫，坐相娱乐，甚大欢喜踊跃言：『已为我自然紺色马宝，今我已为，作转轮王。』有紺色马宝如是。」

「转轮王有明月珠宝者，何等类？转轮王明旦与诸臣共坐参议，时见有自然明月珠宝在前。其珠青琉璃色，八方滑泽，好清洁有光明照耀。转轮王见已自念言：『如此珠照我后宫中者为殊好。』尔时，转轮王欲试明月珠宝，便

使会四部兵，持珠着幢头，夜从宫门出，与四部兵。尔时，明月珠宝光照，诸长者婆罗门家起作，使奴婢贩卖市井，谓为日出。其珠照四部兵明出宫四十里，飞行绕四海内，即夜还宫坐，甚大欢喜踊跃言：『已为我自然明月珠宝今已作转轮王。』转轮王有明月珠宝如是。

## 大楼炭经卷第一

## 大楼炭经卷第二

西晋沙门法立共法炬译

### 转轮王品第三(之二)

「转轮王有玉女宝者，何等类？转轮王明旦与诸大臣共坐参议，时有自然玉女宝在前现，端正姝好面色无比，亦不长不短，不肥不瘦，不白不黑。冬时身则温，夏时身则凉，身体诸毛孔皆栴檀香，口出莲华香，转轮王甚爱重，意不起淫欲向他人，何况当复身行？尔时转轮王甚欢喜踊跃言：『已为我自然玉女宝，今我已作转轮王。』转轮王有玉女宝如是。

「转轮王有主藏圣臣宝，何等类？转轮王明旦坐参议，时见主藏圣臣宝在前，解慧晓事至诚，往至转轮王所白言：『转轮王所欲求索者，我为天王办之，王但安隐坐。』转轮王欲试主藏圣臣宝，使会四部兵，乘船入水，告主藏圣臣：『我欲得金银珍宝，当与我。』主藏圣臣白转轮王言：『渡水已，随王欲，当与之。』王言：『今当于此用之，疾与我金银珍宝，渡水已我不。』主藏圣臣闻受其教，整衣服船上长跪右手挠水，以器钞金银珍宝。譬如虫着树，诸金银珍宝器，着手如是。尔时，主藏圣臣，持众珍宝着船上，白转轮王言：『欲得几许金银珍宝？今当与王。』转轮王告主藏圣臣言：『我所有金银珍宝甚众多，但欲试卿耳！』主藏圣臣闻已，便还持金银珍宝着水中。尔时，转轮王甚欢喜踊跃言：『已为我自然主藏圣臣宝，我已为转轮王。』转轮王有主藏圣臣宝如是。

「转轮王有兵臣宝，何等类？转轮王明旦坐参议，时见有兵臣在前，解慧勇猛晓事，往至转轮王所，白转轮王言：『所欲为作我为办，王但自安坐莫忧！』尔时，转轮王欲试兵臣，使会四部兵，告兵臣宝言：『不晓兵法者教

令晓之，已晓者教令重知，不晓住者教令知住，不晓骑乘弓马者教令知。』兵臣宝即受教，皆教诸兵。转轮王甚欢喜踊跃言：『已为我自然兵臣宝，我今已为转轮王。』转轮王有兵臣宝如是。」

佛言：「转轮王有七宝如是。」

佛言：「转轮王有四德。云何为四德？一者大富，珍宝田宅奴婢珠玉象马工巧者众多，天下人富无有如转轮王者，是为转轮王第一德。二者转轮王最端正姝好颜色无比，天下人端正姝好，无有如转轮王者，是为转轮王第二德。三者转轮王常安隐无疾病，身常等等，亦不寒热，寒热适其意，诸所饮食食皆安隐，天下人无有如转轮王无疾病者，是为转轮王第三德。四者转轮王常安隐长寿，天下人无有如转轮王长寿如转轮王者，是为转轮王四德。转轮王有七宝及四德如是。」

「转轮王以正法行为政现，不转善现，行十善事。教诸小国王傍臣左右人民，奉行十善事。转轮王哀念诸郡国人民，如父哀子，诸郡国人民，爱敬转轮王如子爱父。转轮王治天下，阎浮利地平正无有高下，无有棘刺，无有毒兽虫蚁，无有山陵溪谷，无有砾石地，但有弃捐金银明月珠玉琉璃琥珀水精车璩马瑙珊瑚。转轮王在天下治国时，富乐安隐炽盛，五谷丰熟人民众多。」

佛语诸比丘：「转轮王治国时，天下有八万郡国聚落居，鸡鸣展转相闻。转轮王治国时，天下常遍有水草木、常青木，常有叶华其地草叶，周匝分布，色如孔雀毛，其香如华香，足蹈上四寸入地，举足还复如故，地草又无四寸空缺处。有香树常生华实，破其实出种种香。有衣被树，出华实及种种衣被。有珠宝璎珞树出华实，破中有无央数种种珠宝璎珞。有不息华树出华实，破中有种种不息。有果树，常生华实，破中有种种果。有器树生华实，破中有种种器。有妓乐树生华实，破中有种种音乐。转轮王治国，是时天下阎浮利不耕种，米谷稻粮皆自然生，清洁无穢，出其有种种甘。转轮王临寿终时，身不甚痛。譬如习乐人大食，腹不甚痛。转轮王临寿终时，身体不痛如是。转轮王命过已后，金轮、白象宝便灭去，绀色马、明月珠宝亦没去，玉女宝、主藏圣臣宝、导道圣臣宝，便沐浴转轮王身，以绵缠身，复以五百张[迭\*毛]缠身，着铁棺中，以酥灌其上，满已盖覆之，以钉钉之。出转轮王棺，众人共作妓乐歌舞。出着城外，积一切香薪，持转轮王棺，着上便放火烧。烧已玉女宝、主藏圣臣宝、导道圣臣宝，共收骨以置于四微道中起塔，

高四十里，广长四十里，周匝起墙广长二百里，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璩马瑙，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行树，周匝围遶，甚殊好。其从四方来，礼转轮王，行法起塔，皆得无数福。尔时玉女宝、主藏圣臣宝、导道圣臣宝，为转轮王起塔已，便布施饥者与饭，渴者与浆，欲得衣者与衣，欲得香熏华者与香熏华，欲得财物牛羊者与之。其后玉女宝、主藏圣臣宝、导道圣臣宝乃命过。」

## 大楼炭经泥犁品第四(之一)

佛告比丘：「有大铁围山，更复有第二大铁围山，中间窈窈冥冥，其日月大尊神光明不能及照。其中有八大泥犁，一泥犁者，有十六部。第一大泥犁名想、第二大泥犁名黑耳、第三大泥犁名僧干、第四大泥犁名卢羯、第五大泥犁名噉嚙、第六大泥犁名烧炙、第七大泥犁名釜煮、第八大泥犁名阿鼻摩诃。」

佛言：「何以名为想？其大想泥犁，若有人堕中，其八指生爪如利刀，以相把刺，其肉应手堕去，想念欲相杀，以是麤事，名为想泥犁。更复有余种种因缘，复次，其大想泥犁，若有人堕中者，手中自然刀剑，以相斫刺，想欲杀他人，以是麤想事故，名为想。复有余因缘，其有人堕中者，手自然小刀，以刺剥他人，想念欲杀之，以是麤想事故，名为想。复有余因缘，其有人堕大想泥犁中者，以手搔从足剥余者至顶，想念欲杀他人，凉风起吹之，身疮平复，展转相语，当复长生，中复有相语言：『我曹今适生。』以是故，名为想泥犁。复有余因缘，用是故泥犁人寿长久，乃从想泥犁中出，便走求解脱。

「复有泥犁，名为黑界，纵广二万里，悉入中里，火从身出，绕身三匝还入身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。复次，黑界泥犁东壁火绕三匝烧人，火焰至西壁，西壁火焰至东壁，南壁火焰至北壁，北壁火焰至南壁，上火焰下至地，下焰上至上，人在中烧炙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，在其中甚久久，乃从黑界泥犁出，便走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沸屎，纵广二万里，悉入沸屎中，自然至颈，热沸踊跃，人以把蹶，欲出不能得，身体手足耳鼻面目皆烂熟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；有虫名铁口，啄人髑髅，啄人肉穿之，破骨噉人髓。泥犁中人，手卷屎食之，唇舌皆焦，咽喉腹中肠胃皆烂，便下过去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，在其中甚久，以后乃从沸屎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五百钉，纵广二万里悉入中，泥犁旁各取人手足，卧扑着钉地，以烧铁钉钉其右掌，以铁钉钉左掌，以铁钉钉其右足，复以铁钉钉其左足、复以铁钉钉其心、复以铁钉遍钉其身下彻地，悉以五百钉钉其身，续动欲起，毒痛不可忍。泥犁旁问言：『欲求何等？』报言：『我但苦饥渴！』泥犁旁取钳拗开口，烧热铁着其咽中，唇舌咽皆焦，腹中肠胃皆焦烂，与肠胃下过去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，用是故人在泥犁中甚长久，以后乃从五百钉泥犁得出，便走求欲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车怙，纵广二万里，悉入其中，泥犁旁便问言：『欲求何等？』报言：『但苦饥渴。』泥犁旁便各各取其身扑着地，取钳拗开其口，取消铜灌入口，唇舌皆焦，腹中五藏肠胃，皆焦烂烧炙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，在泥犁中甚长久，已后乃得出，便走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为饮，悉入其中，泥犁旁便问言：『欲求何等？』报言：『我但苦饥渴！』泥犁旁即各各取其人身扑着烧热地，以钳拗开其口，以烧铁丸着人口中，唇舌咽皆焦，五脏肠胃尽焦，便下过去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，在其中甚长久，乃从饮泥犁中出，便走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一，铜釜纵广二万里，尽入中。泥犁旁便共举人身体手足着釜中煮，在底亦熟在上亦熟，汤沸踊跃起伏，有在上露手足者覆亦熟，譬如煮豆，在底亦熟在上亦熟，覆亦熟露亦熟。泥犁中人亦如是，在二万里铜釜泥犁中，上下皆熟，头面耳鼻手足皆见熟烂。泥犁旁以矛刺内其中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，用是故在其中甚久长，已后乃从一铜釜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多铜釜，纵广二万里悉入中，泥犁旁便各各举其身手足着釜中，汤沸踊跃，展转在底在上，头面手足皆见熟烂，泥犁旁便以矛[打-丁+鸟]罪人，持着余釜中见煮亦如是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，在其中甚长久，已后乃从多铜釜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磨，纵广二万里悉入其中，泥犁旁便各各取人，着铁磨上卧，以盖覆，便捉磨使碎，血肉流下，骨留在磨，中火出烧，炙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，用是故在其中甚长久，已后乃从铁磨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脓血，纵广二万里，人悉入其中，即自然有脓血火焰出，人以手足把历欲出，头面耳鼻身体手足皆焦，便自以手取脓血食之，唇舌咽皆焦，腹中肠胃五脏皆焦，便下过去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，在其中甚长久，已后乃从脓血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高峻，纵广二万里，人悉入其中，泥犁火焰出，泥犁旁即走人上下山，头面耳鼻身体手足皆焦烂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，在其中甚长久，已后乃从高峻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斫板，纵广二万里，人悉入中，泥犁旁便各各取人，扑烧铁地，以铁绳量度其身，以两手持斧，斫削身及头面手足鼻耳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，在其中甚长久，已后乃从斫板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斛，纵广二万里，人悉入其中，泥犁旁即取炭火中人，使着斛中量，以手摩上，头面身体手足鼻耳皆焦烂，泥犁旁走人火上，往还烧炙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，在其中甚长久，已后乃从斛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剑树叶，纵广二万里，人悉入其中，风生吹铁剑树叶堕，落截人手足头面耳鼻身体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，在其中甚长久，已后乃从铁剑树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挠捞河，纵广二万里，河两边生剃头刀草，人悉入其中，刀逆刺人，断人手足头面鼻耳身体，毒痛不可忍。

「尔时，人皆堕挠捞河，汤沸涌跃，下底有八寸蒺[荊/梨]刺，刺人身血流洒，但有其骨，便沸涌跃转上人，毒痛不可忍，风吹至岸边草，刀逆向内，截人头面耳鼻身体手足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，泥犁旁即问人言：『欲求何等。』报言：『我但苦饥渴！』泥犁旁便各各取人扑着烧热地，以消铜灌人口中，唇舌咽喉皆焦，身体五脏肠胃皆焦，便下过去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。河两边有铁树，泥犁旁便取人举着铁树下，树生刺刺下垂，刺人身体，血肉流堕，余但有骨，风起吹人身体，平复如故；有鸟名铁鸟喙，啄其头噉其脑，在头上住，啄取人瞳子，人欲下铁刺向仰刺人，欲上向下刺人。尔时人走行欲求解脱，还堕挠捞河中，汤沸涌跃堕底，为蒺[荊/梨]所刺如故，上埤浮风吹埤边，刀逆截伤人头面耳鼻身体手足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解故不死，树泥犁旁问言：『欲求何等？』言：『我但苦饥

渴！』便持消铜灌口中，唇舌咽喉肠胃皆，焦烂，便下过去。上埤边，泥犁旁复着埤边树上，欲下上刀逆刺人；有鸟名那尼喙，啄人头噉其脑，在人头上啄人瞳子，欲上下刺逆向刺人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。复还堕挠捞河，在中毒痛如故，风复吹至埤边，草刀逆刺剥人如故，泥犁旁复问人言：『欲求何等。』报言：『但苦饥渴！』以其消铜灌其口中如故，烧炙毒痛不可忍，在其中甚长久，已后乃从挠捞河得出，便走欲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狼野干，纵广二万里，人悉入其中，狼野干自然在前往，身中出火焰，所啮人身肉，应其口而食之，毒痛不可忍，飞鸟共来，啄噉人者，脱人眼者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，在其中甚长久，已后乃从狼野干泥犁得出，便走欲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寒冰，纵广二万里，人悉入其中，风周匝四面起寒冷，吹人身肌肤皮肉筋骨入髓中，用是故便于中死。」

佛言：「何以故名为黑耳泥犁？若有人堕黑耳泥犁中者，黑风热沙，雨其身上，即随堕地，焦皮肌肤骨肉脂髓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，用是故名为黑耳。复有余因缘，复次，黑耳大泥犁，其有人堕中者，以烧铁黑索缚其身，风便勒结之，断其身皮肌肤，破骨出髓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，用是故名黑耳。复次有因缘，堕其黑耳大泥犁中者，泥犁旁以黑铁烧热绳，缠裹人身，焦皮肉肌肤骨髓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，用是故名为黑耳。复次，其有人入大黑耳，泥犁旁以铁绳，左右绞其人身，以锯截之，以斧断之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，用是故名为黑耳。复次，人在其中甚长久，烧炙毒痛，乃从黑耳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。

「有泥犁名黑火，纵广二万里，人悉入中，黑火从当身出，绕身三匝还入身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，在泥犁中甚长久，乃从黑火泥犁中出，随次入如前十六泥犁，至寒水泥犁乃命过。」

佛言：「何以故名为僧干泥犁？其有人堕僧干大泥犁中者，自然两铁山出火，火山合拍泥犁中人，破碎其身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，是故名为僧干。复有余因缘，复次，若有人堕僧干大泥犁中者，人悉入其中，有两山相拍，罪人身皆破碎解堕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，是故名为僧干。复有余因缘。人在其中甚长久，乃从大僧干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。复次，入十六泥犁如前，复至寒水泥犁乃命过。」

佛言：「何以故名楼猎泥犁？其有人堕楼猎中者，泥犁旁各各取人着铁铍中，人大唤呼，大毒大痛，是故名为楼猎。复次，有罪人堕楼猎泥犁中者，泥犁旁取人着铁鼎中，大毒大痛嗷唤，是故名为楼猎。复次，其有罪人堕楼猎泥犁中者，泥犁旁各各取之着铁釜中，大毒大痛嗷唤，是故名为楼猎。复有余因缘。罪人在其中甚长久，乃从楼猎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，复随次入十六泥犁如前，至寒水泥犁乃命过。」

佛言：「何以故名为大嗷唤？其有人堕大嗷唤泥犁中者，泥犁旁各各取其人身，着大铍中煮，极毒痛大嗷唤，是故名为大嗷唤。复有余因缘，其有罪人，堕大嗷唤泥犁中者，泥犁旁各各取其人身，着大釜中，甚毒痛大嗷唤。复有余因缘，其人堕大嗷唤泥犁中者，泥犁旁各各取人，着鼎镬中煮，甚毒痛大嗷唤。是故在其中甚长久，乃从大嗷唤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，随次入十六泥犁如前，至寒冰乃死。」

佛言：「何以故名为烧炙？其有罪人堕大烧炙泥犁中者，泥犁旁各各取人，着铁舍中，自然出火烧炙毒痛，是故名为烧炙。复次，其有罪人，堕大泥犁烧炙中者，泥犁旁牵人入铁交露中，自然有火，烧炙毒痛，是故名为烧炙，过恶未尽故不死。复次，其有罪人堕大烧炙泥犁中者，泥犁旁牵人入铁堂上，自然有火，烧炙毒痛，是故名为烧炙。罪人在其中甚长久，乃从烧炙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，随次入十六泥犁如前，至寒水泥犁命过死。」

佛言：「何以故名为阿鼻摩诃？其有罪人，堕阿鼻摩诃泥犁中者，眼但见恶色不见善色，耳但闻恶声不闻善声，口所食但得恶味不得甘美，鼻所闻臭不闻好香，身所更但得恶意，所念法但有恶无善，是故名为阿鼻摩诃。复有余因缘，有罪人堕阿鼻摩诃泥犁中者，东壁火焰至西壁，西壁火焰至东壁，南壁火焰至北壁，北壁火焰至南壁，上火焰下至地，地火焰上至上，六面火来，烧炙人毒痛，是故名为阿鼻摩诃。复次，其罪人堕阿鼻摩诃泥犁中者，弹指顷无有乐，是故名为阿鼻摩诃。罪人在其中甚长久，乃从阿鼻摩诃泥犁中出，便走欲求解脱，随次入十六泥犁如前，至寒水泥犁乃死。」

佛言：「大铁围山外，阎浮利天下南，有阎罗王城，纵广二十四万里，以七宝作七重壁，七重栏楯，七重刀分，七重行树，园观浴池，周匝围绕，金壁银门，银壁金门，琉璃壁水精门，水精壁琉璃门，赤真珠壁马瑙门，马瑙壁赤真珠门，车璩壁一切宝门，上有曲箱盖交露，下有园观浴池，有种种树叶花实，出种种香，种种飞鸟，相和而鸣。」



佛言：「人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，死后堕此阎罗王泥犁中者，泥犁旁便反缚罪人，以见阎罗王，白王言：『此诸人悉不孝于父母，不承事沙门道人，不畏后世禁忌，愿王随所知而罚之。』王即呼人前，安谛审实，问其人：『汝昔在世间时，不见人年老百二十，头白齿落，面皱皮缓，气力衰微，持杖而行，身体战栗？』其人言：『已见。』『何以不自念：「我亦当如是老极，无有能脱不老者。」何不自改身口意为善？』人对言：『我实淫乱。』王言：『今我当便问汝淫乱之意，是过非父母过，亦非兄弟过，亦非天帝王过，亦非亲属知识过，亦非先祖去人过，亦非沙门婆罗门过。汝作恶，身自当受。』第一阎罗王问，王第二安谛审实问：『汝昔在世间时，为不见人男女病，困劣着床，恶露自出，身卧其上，不能坐起，居人坐起饮食之？』其人对言：『已见。』王言：『汝何以不念：「我亦当如是病瘦。」自改身口意为善？』『我实淫乱。』王言：『今我当便问汝淫乱之意，是过亦非父母过，亦非兄弟过，亦非天帝王过，亦非亲属知识过，亦非先祖去人之过，亦非沙门非婆罗门过。汝自作恶，身自当受。』第二阎罗王问，王第三问：『汝昔在世间时，为不见男女死时，身体坏败，破碎如林木弃捐，为乌鸟虫蚁狐狼所食，若有烧者葬埋者？』其人对言：『已见。』『汝何以不自念：「我亦当如是死。」当自改身口意为善？』『我实淫乱。』王言：『我当问汝淫乱之意，是非父母过，亦非兄弟过，亦非天帝王过，亦非先祖去人过，亦非亲属知识过，亦非沙门婆罗门过。汝自作恶，身自当受。』第三阎罗王问，阎罗王第四问：『汝昔在世间，为不见小儿无所知屎溺自身？』其人言：『我已见。』『何以不自念：「我本亦如是。」当自改身口意为善？』『我实淫乱。』王言：『今我当问汝淫乱之意，是过非父母过，亦非兄弟过，亦非天帝王过，亦非先祖去人过，亦非亲属知识过，亦非沙门婆罗门过。汝自作恶，身自当受。』第四阎罗王问，阎罗王第五安谛审实问：『汝昔在世间时，为不见郡国县邑得盗贼犯事杀人者以见白王，王勅使四支梟掉之；若着釜中煮，若生烧之；若闭着牢狱，掠笞毒痛；若断手足鼻耳，若生贯之，若断头，种种酷毒之？』其人对言：『已见。』『汝何以不自念：「我若有过，亦当取我如是。」当改身口意为善？』『我实淫乱。』『当问汝淫乱之意，是过非父母过，亦非兄弟过，亦非天帝王过，亦非先祖去人过，亦非亲属知识过，亦非沙门婆罗门过。汝自作恶，身自当受。』第五阎罗王问，便持付泥犁旁，即各各取人倒着泥犁，泥犁城广长，各四万里，窈窈冥冥。』

佛尔时说偈言：

「四方有四门， 诸角治甚坚，  
垣壁以铁作， 上亦用铁覆，  
其地悉布铁， 火悉自然出。」

「其界有十大泥犁：第一名阿浮、第二名尼罗浮、第三名阿呵不、第四名阿波浮、第五名阿罗留、第六名优钵、第七名修捷、第八名莲花、第九名拘文、第十名分陀利。」

佛言：「何故名为阿浮？阿浮泥犁中罪人，自然生身，譬如云气，是故名为阿浮。何以故名为尼罗浮？尼罗浮泥犁中罪人身，譬如鹿独肉，是故名为尼罗浮。何以故名为阿呵不？阿呵不泥犁中罪人，甚大苦甚大痛唤呼，是故名为阿呵不。何以故名为阿波浮？阿波浮泥犁中罪人，甚酷甚痛，大呼[口\*弟]唤，是故名为阿波浮。何以故名为阿罗留？阿罗留泥犁中罪人，甚苦甚痛，欲唤呼不能，但动舌，是故名为阿罗留。何以故名为修捷？修捷泥犁中罪人，身譬黄火，是故名为修捷。何以故名为优钵？优钵泥犁中罪人，身青譬如优钵，是故名为优钵。何以故名为拘文？拘文泥犁中罪人，身色黄白，譬如拘文，是故名为拘文。何以故名为分陀利？分陀利泥犁中罪人，身色赤如分陀利，是故名为分陀利。何以故名为莲华，莲华泥犁中罪人，身红色，是故名为莲华。」

佛言：「譬如有百二十斛四升筭，满中芥子，百岁者人取一芥子去。比丘！是百二十斛四升芥子悉尽，人在阿浮泥犁中常未竟。若人在尼罗浮泥犁中者，百岁取一芥子，尽二千四百八十斛芥子，乃得出耳。在阿呵不泥犁中，百岁取一芥子，尽四万八千一百六十斛乃得出。在阿波浮泥犁中，百岁取一芥子，尽九十六万三千三百斛乃得出。在阿罗留泥犁中，百岁取一芥子，尽千九百二十六万四千斛乃得出。在修捷泥犁中，百岁取一芥子，尽三亿八千万五百二十八斛乃得出。在青莲华泥犁中，百岁取一芥子，尽八十六亿五百六十斛乃得出。在黄白莲华泥犁中，百岁取一芥子，尽千七百二亿万一千二百斛乃得出。在拘文莲华泥犁中，百岁取一芥子，尽三万四千四亿二十二万四千斛乃得出。在红莲华泥犁中，百岁取一芥子，尽六十万八千八百亿四百四十八万斛乃得出。二十小劫为半劫，有人名句波利，堕红莲华泥犁中，坐诽谤舍利弗、摩诃目犍连。」

佛于是说偈言：

「若有人发起者，从口语出刀刃，  
坐语说恶之事，便还而自截伤。  
若有诽反叹誉，可叹者反诽谤，  
口说恶犹重过，口过重不安隐。  
譬如人博掩者，是诸恶过薄耳，  
有恶意向贤者，是过为最重大。  
泥犁浮有百千，阿浮有三十五。」

「阎罗王昼夜各三过烧热铜，自然火在前宫中，王即恐畏，衣毛起竖，即出宫舍外，外亦自然有，大王大怖惶还入宫，泥犁旁便各各取阎罗王，撻烧铁地，持铁钩钩其口皆开，以消铜灌王口中，**焦**喉咽以皆**焦**腹中肠**胃**五脏，铜便下过去烧炙，毒痛不可忍，过恶未尽故不死，世间其有身行恶、口言恶、心念恶，死后堕恶道，烧炙毒痛，如泥犁中罪人。世间人其有身行善、口言善、心念善，死后皆生天上。」

佛于是说偈言：

「王使神呼问之，人民所作恶过，  
其人常而忧毒，人用是身勤苦。  
知当问不作恶，即奉行贤善法，  
若有恐见因缘，生但有病及死。  
无因缘便解脱，生病死便灭尽，  
得安隐甚快乐，即见在得灭度。  
一切恐怖畏惶，度无为独有常。」

## 大楼炭经阿须伦品第五

佛言：「须弥山下深四十万里中，有阿须伦，名抄多尸利。其城郭广长各三百三十六万里，以七宝作之，甚姝好，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璩马**瑙**，周匝围绕。有七重壁栏楯、七重刀分、七重行树，高八万里，长六万里，皆以七宝作也。四方有四门，门高百万里，广六千里。一一门边，各各有十阿须伦居止，以七宝作殿舍，七重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刀分、七重行树，周匝围绕。树有青色者、红色者、黄色者、白色者，有叶树、华树、实树。树上有飞鸟止，名为鹤孔雀鸚鵡白鸽，悉在树上，甚好相和而鸣。抄多尸利阿须伦东出四万里，中有阿须伦城郭，广长各三十六万里，以七宝彩画姝好，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璩马**瑙**，作七重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刀分、七重行树，周

匝围绕。四方有门，门高十万里，广六万里，各各有三百阿须伦止。周匝围遶，有七重流水甚深满，中有青莲华，黄莲华，红莲华，白莲华，其底沙皆金，边有树，青色者，红色者，黄色者，白色者，有叶树、华树、实树，树上有种种飞鸟止，甚姝好相和而鸣。抄多尸利阿须伦南出四万里，中有阿须伦，名波陀呵阿须伦。城郭广长各四十六万里，以七宝彩画姝好，七重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刀分、七重行树。四方有门，门高十万里广六万里，一一门各各有三百阿须伦止。周匝有七重流水甚深满，其水底沙皆金。中有青红黄白莲华，有七重壁、七重栏楯，刀分、行树，周匝围遶。有青红黄白树，生叶华实树，树各有种种飞鸟，甚好相和而鸣。抄多尸利阿须伦西出四万里，有阿须伦名波利。其城郭广长各三十六万里，皆以七宝彩画姝好，作七重壁，栏楯刀分，树木垣墙，高十万里，广六万里。四方有四门，门高十万里，广六万里，皆以七宝作门，一一门边，各各有三百阿须伦止。其宫殿亦以七宝作，七重壁、栏楯、刀分、树木，七重流水甚深满，其水底沙皆金，亦有青红黄白莲华，亦有青红黄白树生叶华实，上有种种飞鸟，甚好相和而鸣。抄多尸利阿须伦宫北出四万里，中有罗呼阿须伦。其城郭广长各三十六万里，亦以七宝彩画姝好，作七宝壁、栏楯、刀分、树木，周匝围遶。垣墙高十万里，广六万里。四方有四门，门高十万里，广六万里，一一门边，各各有三百阿须伦止。其宫殿亦以七宝作，七重壁，七重栏楯、刀分、树木，周匝七重流水深满，中有青红黄白莲华，其底沙皆金。复以七重栏楯、刀分、树木，周匝围遶，有青红黄白树，生华叶实，上有种种飞鸟，甚好相和而鸣。

「抄多尸利阿须伦城，中有大树，名为画过度，高十二万里，周匝亦十二万里，根深二万里，茎围四万里，常有花实。抄多尸利阿须伦身高二万八千里，有高二万四千里者，有高二万里，有高万六千里者，有高万二千里，有高八千里，有七声者，长六声者五声者四声者三声者二声者，最小者长半声。抄多尸利阿须伦宫有四品常待风持之。何等为四？一者不可坏风、二者坚住风、三者持风、四者上风。是为四品风，主持水在上如浮云矣。」

## 大楼炭经卷第二

(咸亨四年章武郡公苏庆节为父刑国公敬造一切经)

## 大楼炭经卷第三

## 龙鸟品第六

佛告比丘言：「有四种龙。何等为四？一者卵生种龙、二者水生种龙、三者胎生种龙、四者化生种龙，是为四种龙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金翅鸟有四种：一者卵生种鸟、二者水生种鸟、三者胎生种鸟、四者化生种鸟，是为四种鸟。大海底须弥山北，有娑竭龙王宫，广长八万由旬，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璩马瑙，作七重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刀分、七重树，周匝殊好。金壁银门，银壁金门，琉璃壁水精门，水精壁琉璃门，赤真珠壁马瑙门，马瑙壁赤真珠门，车璩壁一切宝门，彩画殊好。其壁二万里有一门，门高二千四百里，广千二百里。其门常有五百鬼神守门，门壁上有栏楯交露曲盖，门边园观浴池，有种种树，出种种香，有种种华，种种叶，种种飞鸟相和而鸣。大海北边，有难头和难龙王宫，广长各二万八千里，以七宝作七重壁、栏楯，七重刀分、树木，周匝围遶。宫门高千四十里，广四百八十里，壁上有栏楯交露曲箱盖，周匝有园观浴池树木，飞鸟相和而鸣，如娑竭龙王园观。

「难头和难龙王北有大树，名为句梨睽，茎围绕二百八十里，高四千里，枝叶分布二千里。句梨睽树东，有卵种金翅鸟宫，广长二十四万里，有七宝七重壁、栏楯、刀分、树木，园观浴池，飞鸟相和而鸣。句梨睽树南，有水生种金翅鸟宫，广长二十四万里，同有七宝七重壁、栏楯、刀分、树木，园观浴池华香，飞鸟相和而鸣。句梨睽大树西，有胎生种金翅鸟宫，广长二十四万里，同有七宝七重壁、栏楯、刀分、树木，园观浴池华香，飞鸟相和而鸣。句梨睽大树北，有化生种金翅鸟宫，广长二十四万里，同有七宝七重壁、栏楯、刀分、树木，园观浴池华香，飞鸟相和而鸣。

「卵种金翅鸟，欲求取卵种龙时，从句梨睽树东枝，下入大海。以翅搏海水，波八千里，取卵种龙食之，不能得食胎种、水种、化种龙。水种金翅鸟，欲求取卵种龙时，便从句梨睽大树，下至大海，以翅搏海水，波八千里，取卵种龙食之。水种金翅鸟，欲取水种龙时，便从句梨睽大树南枝下入海，以翅搏海，水波万六千里，取水种龙食之，不能得食胎种、化种龙。胎种金翅鸟，欲取卵种龙时，便从句梨睽大树东枝，下入大海，以翅搏海水，波八千里，取卵种龙食之。胎种金翅鸟，欲取水种龙时，便从句梨睽大树南枝，下至大海，以翅搏海水，波万六千里，取水种龙食之。胎种金翅鸟，欲

取胎种龙时，便从句梨睽大树西枝，下至大海，以翅搏海水，波三万二千里，取胎种龙食之，不能取化种龙食之。化种金翅鸟，欲取卵种龙时，便从句梨睽大树东枝，下至大海，以翅搏海水，波八千里，取卵种龙食之。化种金翅鸟欲取水种龙时，便从句梨睽大树南枝，下入大海，以翅搏海水，波万六千里，取水种龙食之。化种金翅鸟，欲取胎种龙时，便从句梨睽大树西枝，下入大海，以翅搏海水，波三万二千里，取胎种龙食之。化种金翅鸟欲取化种龙时，便从句梨睽大树北枝，下入大海，以翅搏海水，波六万四千里，取化种龙食之。

「有余龙王，金翅鸟不能得食者。何等龙王，金翅鸟不能得食者？一者娑竭龙王、二者阿耨达龙王、三者难头和难龙王、四者善见龙王、五者提头赖龙王、六者伊罗募龙王、七者善住龙王、八者迦句龙王、九者阿于楼龙王、十者鬘旃钵龙王、十一者捷呵具昙龙王、十二者监波龙王，金翅鸟皆不能得取是诸龙王食之。此诸龙王皆在山中居止，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龙意，奉龙戒行具足，即生龙中；若有婆罗门道人，行求金翅鸟意，奉金翅鸟行，求金翅鸟，死已即生金翅鸟中；若有婆罗门道人，行求优留鸟意，奉戒行具足，从死后生优留鸟中；若有婆罗门道人，行求牛，奉牛意戒具足，死后便生牛中；若有婆罗门道人，行求狗道，奉狗意戒行具足，死后生狗中；若有婆罗门道人，行求鹿道，奉鹿意戒具足，死后生鹿中；若有婆罗门道人，行求鸡道者，死后生鸡中；若有婆罗门道人，行求摩尼越天、求女人者、求大神者、求日月者，有日三过浴水中，求生天上者，有事天者，事日月者求天者。」

佛言：「是痴见者，堕两恶道，一者泥犁、二者畜生。若有婆罗门道人，说见如是：『我与世有常。』言：『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我与世非常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我与世有常无常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我与世亦不常亦不无常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我与世有限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我与世无限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我与世有限无限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我与世亦不有限亦不无限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我有是身命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我身死异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无有身命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亦不有身命亦不无身命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人生时所从来，死后亦趣彼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无所从来生，死后亦趣彼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

痴。』有言：『有所从来生，无所从来生，死后亦趣彼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言：『亦不有所从生，亦不无所从生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」

佛言：「其有婆罗门道人言：『我于世有常，我至诚其，余者为痴。』其所行，见有我有命有身，见世间是，故言：『我与世有常。』有言：『我与世无常。』有言：『我与世有常无常。』有言：『我与世亦不有常亦不无常。』各言：『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其所行，见有我有命有身，见世间是，故言：『我与世有常。』其有婆罗门道人言：『我与世有限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其所见，有我有命，是故言：『命有限人有限。』在腹中时，死后塚间葬埋同等，人从初生受身四分，七反生死，已后得道，是故言：『我与世有限。』有言：『我与世无限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其所见，有我有命有身，见世间，言：『有命有人无限，在人腹中时，死后塚间葬埋同等，从初生受身四分，七反生死即得道。』若婆罗门道人说见言：『我与世有限无限。』其所见，有我有命有身，见世间，言：『命无限人有限，在人腹中时，死后葬埋同等，从初生受身四分，七反生死后得道。』人所见亦不有限亦不无限我及世者，其人言：『命有限，人在腹中时，死后葬埋同等，从初生受身四分，七反生死后得道。』是故言：『亦不有限亦不无限。』若有婆罗门道人所言，见有是命有是身，其人言：『今世命常在，后世命常在。』是故言：『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道人所见，命异人异，其人言：『今有寿，后世无有寿。』是故言：『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若婆罗门道人言：『今见命尽死，后世转行生。』故言：『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有婆罗门道人言：『亦不有命亦不有身，今世命尽灭，后世亦尽灭。』若有婆罗门道人，所见言：『生所从来死亦趣彼者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其人见今世有身命，见后世有身命，故言：『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若有婆罗门道人，所见言：『无所从来生，死亦至彼亦不见，今世有命，亦不见后世无命。』若有婆罗门道人，所见言：『有从无所从来生，死亦趣彼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，亦不见今世有身命，亦不见后世有身命。』若有婆罗门道人，所见言：『亦不有亦不无所从来生，我至诚，其余者为痴。』其人亦非不见今世有身命，亦非不见后世有身命。」佛告比丘：「乃往去世时，有王名不现面。尔时，多聚会盲子，便问盲子：『汝曹宁知象所类不？』盲子白言：『不知。天王！』王言：『汝欲知象所类不？』白言：『欲知。』尔时勅使将象来，令众盲子扞之。中有盲子，扞象得鼻；中有盲子，扞象得牙；中有盲子，扞象得耳；中有盲子，扞象得头；中有盲子，扞象得背；中有盲子，扞象得腹；中有盲子，扞象得后脚；中有

盲子，扞象得膝；中有盲子，扞象得前脚；中有盲子，扞象得尾。时，王不现面问众盲子言：『象何等类？』得象鼻者言：『象如曲车辕。』得象牙者言：『象如杵。』得象耳者言：『象如箕。』得象头者言：『象如鼎。』得象背者言：『象如积。』得象腹者言：『象如壁。』得象后脚者言：『象如树。』得象膝者言：『象如柱。』得象前脚者言：『象如臼。』得象尾者言：『象如蛇。』各各共争不相信，自呼为是，言象如是；一人言不如是。王欢喜笑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其有异道人，不知苦谛所从起，亦不知苦习谛、苦尽谛、苦灭道谛，各各谛不相信、骂詈，自呼为是。若有沙门道人，知苦习尽灭道谛所从起，便共和合同。譬如乳，一合无乱，但说佛教，行安隐。」

佛言：「比丘！当谛行是苦谛，习、尽、道谛。」

## 大楼炭经高善士品第七之一

佛言：「凡夫有三事，觉知高事，知其行所念。何等为三事？一者人心念善、口言善、至诚身行善。假令恶人，心念不善、口言不善、身行不善，高人知为不善也。所以言高者何？人心念善、口言善、至诚身行善。高人于世间有三事，得其福。何等为三事？一者与耆老会坐，若于堂上，里巷间行道中行，及耆老共坐，共称誉高士行善。高士念言：『令众人共称誉人，善哉！』即有是高人，心即安隐，又闻此语，心亦欢喜，身亦安隐。高人有时见处盗贼，为县官所捕取，酷毒治之，反缚铁钻，斩其手足，解解断之，截耳截鼻，竹篔鞭之，复寸寸斩之，持餒虎狼，中有令象蹈杀者、中有持囊裹烧之者、中有蒸杀之者、中有生耗者、有出城外刑者。高士见之念言：『我不为恶也，王但取恶人，我当何等忧乎？我至老不忧县官。』是高士用是故心欢喜。高人心念善、口言善、身行善，若有病瘦着床困劣时，强健时所作善，悉在目前自见之。人不杀生、不取他人财物、不犯人妇女、不欺人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妄言、不嫉妬、不贪余，信作善得善，作恶得恶。即自见第二忉利天上人，往来见佛，见阿罗汉，诸强健时所作善，皆在前见。其人病者自念：『岂我强健时所作善故，至使众善来见我道，就使我死，自当上天在善人之中。』用是三事，高士其心欢喜身安。」

佛言：「假令高善士自知作善当得善，不复畏死生也，略无所在。高善士常自念欲远去恶躯，躯中有骨血不净洁臭处，意欲早死更就善躯。所以者何？以能念所乐可爱处，欢喜独上天为乐可爱也，最可喜。」



诸沙门问佛：「愿为我说天上乐意云何？」佛言：「听我说之。」诸沙门言：「受教。」

佛言：「譬如遮迦越罗王，有七宝持有四事，余人所无有。又有五种所思，所欲得皆在前。王有七宝。何等为七宝？一者自然生一金轮、二者白象、三者紺色马、四者摩尼珠、五者圣玉女、六者圣辅臣、七者圣主兵臣。」

佛言：「汝欲知一金轮所主不？王以月十五日晦日沐浴，沐浴已于正殿，与诸妇女共坐。遥见金轮飞来，轮有千辐，辐毂皆正好无比，常去地三四丈。王见金轮，便生意言：『诸高士云：「为遮迦越罗王事，有金轮飞来，来者常从东方来。有千辐，辐毂正好，有是金轮宝者，当为遮迦越罗王。」今我将得无当为遮迦越罗王乎！』王自思念，欲试此金轮。王起坐，正衣服长跪，向金轮言：『如今为我来者，当案行诸国故事法。』王言适竟，金轮便东飞。王傍诸大臣及官属，皆随之飞；金轮所止处，王诸官属，亦随其止。金轮到国郡，国诸王皆来，长跪叩头言：『此国界皆大王所有。』又持银钵盛满金粟，复以金钵盛以银粟以上献。郡国诸王皆言：『此国中丰熟，谷米平贱，风雨时节，人民炽乐，大王可受国留于是。』王因报诸王言：『汝曹便自治国，但以正法，勿失故事，慎无杀生、无妄取他人财物、无妄犯人妇女、无得欺人、无得两舌、无得恶口、无得妄言、无得嫉妬、无得贪余、无得瞋恚恶心也，皆奉行此十事。其有犯十事中一事者，勿令在国中也。』大王随金轮至东方，教诫诸郡国诸王讫竟，复随金轮飞到南方。金轮所止处，大王与千乘万骑共屯止，南方郡国诸王，皆复来叩头长跪言：愿上郡国界，及金银钵盛满金银粟，上献物如东方诸国王之礼。金轮复飞至西方，傍臣及官属，悉复随金轮所止。西方郡国诸王，皆来叩头长跪言：愿上国界，及金银钵盛满金银粟上献物，复如南方诸王之礼。金轮复飞到北方，金轮所止，大王及诸官属，亦随金轮所止。诸郡国诸王，皆来叩头长跪言：『愿上国界，人民炽乐，米谷平贱，风雨时节，大王宜可案治于此。』又复以金银钵盛满金银粟上大王。大王不受，因报诸王曰：『汝曹皆自以正心治国，勿失故事，无得杀生、无得取他财物、无得犯人妇女、无得欺人、无得两舌、无得恶口、无得妄言、无得嫉妬、无得贪余、无得瞋恚、无得恶心，皆奉行此十事。其有犯十事中一事者，勿令在国中也。』大王重令四海四方讫竟，因随金轮，还故国上殿，金轮常在王前见，其王有是金轮宝如是。

「王复有象宝。象宝者何等类？其象正白无比，躯畏以牙齿蹄足，皆具佣好，皆以金为鞍勒。当胸缕掖皆以黄金，当胛怕额身皆以白珠。行即飞行，

自在欲所到。王傍臣白王言：『贺大王！国中白象宝，其白绝丽无比，躯畏牙齿蹄足，皆白佣好，皆以黄金为鞍勒。当胸缕掖皆以黄金，当胷怕额皆以白珠。行即飞行，自在所至到。』王见象，大叹言：『象有相<sup>姝</sup>好，当教习令行步进止。』王因付左右晓事者，令教之。数日之间，皆习知行步。王意欲骑乘试象，日出一竿，王骑试之。象因周旋四方四海，屈还故宫饭食。

「遮迦越罗王有马宝。马宝者何等类？马即绀色，被发泽好，持头如象金具马鞍勒，缕掖带皆黄金，当胷怕额，皆以白珠。行即飞行，自在所欲至到。傍臣白王：『贺王国中有是马宝。即绀色被发泽好，持头如象，鞍勒缕掖及带皆黄金，当胷怕额皆以白珠。』王见大欢喜，即复令左右教习之。数日间，马复习知行步。王意欲试马，日出一竿，王骑马，马即飞行，周匝四方四海，旋还故宫饭食。遮迦越罗王马宝如是。

「王有明月珠宝。明月珠宝者何等类？珠色极青，玎针八觚，在宫中皆明，火焰所照，周匝四十里，如日之明。王意欲试珠明，人定已后，阴冥如漆，以珠系着金竿头，夜出城，将妻子千乘万骑，诣离宫诸署别观。珠明如日出，令车骑明，复远千乘万骑，周匝四十里。城傍居民，见珠明，皆相谓：『起，起。日出乃高如是。各各自当趣市卖买，何反欲卧！』遮迦越罗王有摩尼珠宝如是。

「王有圣玉女。玉女者何等类耶？不长不短，不大不小，不肥不瘦，不白不黑，适得其中，绝端正无比，口气出如香熏，举身小毛孔皆香，如麝金香。事王晚卧早起，承事不失王意，冬时身则温，夏则身凉，事王常令不瞋恚，何况其身！遮迦越罗王有玉女宝如是。

「王有圣辅臣，大高远见人便知情性，以天眼视天下，豫知天下有珍宝藏物，知有主名、无有主名。有主名者，为其主护示之；无主名者，以给官用。圣辅臣前白王：『快自娱乐不须忧，钱财宝物我自给王。』王意疑圣辅臣所言，所求者可得否？王便与圣辅臣，共载一船，到海中央，王便语圣辅臣言：『我欲得宝物，今于此间与我。』圣辅臣言：『须我出在陆地可得。』王曰：『我在陆地不用也，欲于此得之耳。』圣辅臣便以手抄水中得金宝，大如车轮，以着船上，不可胜数。王言：『止！止！船满且重。』遮迦罗王圣辅臣如是。

「王有持兵导道圣臣者何等类？高才勇健，无所不知。当欲起兵无央数，不欲兵则止。持兵导道臣白王言：『今王快自娱乐，勿忧国事，王当用兵者，

我自战鬪。』王意欲试导道圣臣，便取国中人马象皆被铠，乃得自副，步兵被铠，刀兵自副，王心自念言：『令是兵出行快耶！』王心甫念，兵便前行，王念言：『欲令兵止。』兵即复止。王意念言：『使兵罢去。』兵即罢去。遮迦越罗王，导道主兵臣如是。遮迦越罗王有七宝如是。

「王有四事，与凡人有异。何等为四？一者年寿无央数，人中无有寿如遮迦越罗王者；二者常安隐，未尝有病，饮食皆消，身体寒温适时，人中安隐无过遮迦越罗王者；三者端正无比，过于世间人，但不如天人；四者万姓皆爱王，视皆如父母，王爱万姓，如父母爱其子。正偶出到诸署别观，万姓谓王御者言：『令车徐行，我欲视王无厌极也。祝愿王，令寿无极！』王复语御车者：『徐行，我欲见我国人民，使子寿无极！』遮迦越罗王有是四事，凡人所无。」

「王有五愿，愿所思常在前；心所喜、舌所喜、目所喜，所好所爱皆在前；耳所闻声歌乐善声。鼻所闻香，腹中所喜，鼻闻芬芳，皆在前；口所嗜咸酢甘甜，诸美物皆在前；名清净细靡，所喜皆在前。是遮迦越罗王五所思也。王目未曾见恶、耳未曾闻恶、鼻未曾闻臭处、口未曾食不甘之物、身未曾衣麤恶之衣。」

佛告诸沙门：「如是遮迦越罗王，有七宝奇物、有四特异之相、有五种之思，汝以王为心喜乐之不？」

诸沙门对曰：「王但有一宝，心喜乐之；何况有七宝乎？」

佛持一小石着手中，问诸沙门：「我手中石为大耶？山为大乎？」

诸沙门言：「佛手中石小小，奈何比山乎？百倍千倍万倍亿倍，尚不如山大也！」

佛言：「如我手中小石，大不如山大也，百倍千倍万倍亿倍千万倍亿万倍，尚不如山大也。遮迦越罗王虽有七宝、四异相、有五种所思，不如天上乐，百倍千倍万倍亿倍千万亿倍。譬如佛手中小石与大山。」

佛言：「高善士于世间，心念善、口言善、至诚身行善，于世间寿命尽，死后皆上第二忉利天上，生作天人。于世间百岁为忉利天上一日一夜，世间三千岁为忉利天上一月，世间三万六千岁为忉利天上一岁。如天上计，第二忉利天上人寿千岁。忉利天外门，广七百里，外城壁七重，有七重渠水，水中

皆各有四色莲华，水底皆有金沙。城上各有栏楯，皆金银琉璃水精，城门皆有金银水精为栏楯也，七重地各有七重树，金树银树琉璃树水精树珊瑚树虎魄树车璩树，金树金根金茎银叶银华银实，银树者银根银茎金叶金华金实，琉璃树者琉璃根琉璃茎水精叶水精华水精实，水精树者水精根水精茎琉璃叶琉璃华琉璃实，珊瑚树者珊瑚根珊瑚茎虎魄叶虎魄华虎魄实，虎魄树者虎魄根虎魄茎车璩叶车璩华车璩实，车璩树者车璩根车璩茎马瑙叶马瑙华马瑙实。城门深二百八十里，高六百四十里，门楣额皆银也，金作门两扉关皆金也。有五百鬼守门外。宫中门，天所止处，纵广二千里。有壁皆七宝色，金银水精琉璃珊瑚虎魄车璩，七重水绕壁，七重宝树如外门，高六百四十里，深二百八十里，以银为楣额金，两扇金门阌，五百鬼共守门。天所止处，纵广二千里，有七种宝壁七重，七重渠水，诸栏楯、宝树如外门，高广深如外门等，守门鬼数如外门。

「忉利天东出，有游戏处名曰难檀桓，周匝七亿里，七重壁金银壁珊瑚壁琉璃壁虎魄壁车璩壁水精壁，有七渠水，底沙皆金也，有四色莲华。城上有七宝栏楯，七重壁，各各有七宝树，金树者金根金茎银叶银华银实，银树者银根银茎金叶金花金实，水精树者水精根水精茎琉璃叶琉璃华琉璃实，琉璃树者琉璃根琉璃茎水精叶水精华水精实，庐大道广六百四十里，道两边七重壁，皆金银水精琉璃虎魄珊瑚车璩。一壁间皆有渠水，水中有四色莲华，其水底皆有金沙，壁上有栏楯，皆七宝如中面。有七宝树，金树银树水精树琉璃树虎魄树珊瑚树车璩树。其庐中有两石，一石名难、一石名难远，纵广各四千里，其石软且结细如纒纒。庐中有两浴池，一浴池名难陀、二名难陀尼，纵广各四千里。池中生四色莲华，其一者青色、二者红色、三者紫色、四者白色，其水底沙皆金也。忉利天欲游戏时，便相将诣东庐，相娱乐极意，是故字为难檀桓庐也。

「出忉利南城门，名为质罗濂，周匝七亿里，其庐壁七重，金壁银壁水精壁琉璃壁虎魄壁珊瑚壁车璩壁。一壁间者，各有一渠水，水中四色莲华，其水底沙皆金也，有七宝树，金树银树琉璃树水精树虎魄树珊瑚树车璩树，其壁上皆金银琉璃水精珊瑚虎魄车璩栏楯。质罗濂庐道，广六百四十里，皆七重壁，金银水精琉璃珊瑚虎魄车璩壁。一壁间者，有一渠水，水中有四色莲华，青、红、紫、白，其水底皆金沙，有七宝栏楯，金栏银栏水精栏琉璃栏珊瑚栏虎魄栏车璩栏，有七宝树，金树银树水精树琉璃树珊瑚树虎魄树车璩树。其庐中有两石，纵广各四千里，细且软如纒纒，一名质罗、二者名质多譌罗。其庐中两浴池，一池名质多、二者名质。西池中有四色莲华，青、

红、紫、白，其水底皆金沙。其庐中有四种宝树，金银树水精琉璃树。忉利天出到质罗濼庐上，戏自相娱乐，娱乐无极，诸四宝照诸天人，令正斑斓色，是故名为质罗濼。质罗濼者，**斑**斓庐也。

「忉利天北出，城门有庐，名为颇类，纵广七亿里，七重宝壁、七重水，水底皆金沙，栏楯如南方，其庐道广六百四十里。庐中有两石，纵广各四千里，一者名迦罗、二者名迦罗尸罗，细软如纒纒。有两浴池，纵广四千里，一池名干陀起，有四色莲华，青红紫白。忉利天欲戏颇类庐时，形体便僵，如人沐浴已后身体皆滑，忉利天人北入庐身体皆滑，是故名为颇类庐也。

「忉利天西出，庐名为弥尸耶远，纵广七亿里，有七重壁，七渠水，七宝树，七宝栏楯，四色莲华，水底皆金沙，如北方。其道广六百四十里，七重宝壁、七渠水、七宝树、七宝栏楯、四色莲华，水底皆金沙，如北方。庐中有两好石，各纵广四千里，细软如纒纒，一者名北罗，二者**名**北罗越。有两浴池，纵广各四千里，其池中有四色莲华，青红紫白，水底皆金沙，一池名波尸，二名为云。忉利天欲行到弥尸耶远庐戏时，忉利天上无有尊卑贫富豪弱，皆得入弥尸耶远庐，是故名为弥尸耶远庐。

「忉利天上宫中中庭殿前，有百种色宝物，在王前自布地，宫中有七百楼，金陛银陛，琉璃陛水精陛，一陛下者，各有十六琉璃柱照之。宫中有四坐床，金床银床水精床琉璃床，以天坐其上，念万姓善，亦念诸天善。天王所止处殿，名为提延。其殿上有百巷，巷有百室，室有七玉女，玉女各有七御者。其殿紺琉璃色，及诸天皆绕殿。南方有树，名为波质拘耆罗树，根入地二百里，上枝四出，树高四千里，东西二千里，南北二千里。树当华时，风从上吹，华香下行四千里，逆风行二千里。树当华时，诸天共坐树下，自相娱乐百二十日，天上百二十日为世间万二千岁。诸天欲以白宝象戏，象名曰倪罗远，象自化作三十二头，头有七牙，牙化作七浴池。浴池中各作七莲华，莲华枝有千叶，一叶上者有一玉女舞。王所思皆在前极意。

「人于世间，虽作善不能多者，心念作善少、口言善少、身行善少，虽生忉利天上，不能得入东难檀桓庐也、不能得入质罗庐也、不能得入北颇类庐也，不能得入香花婆质拘耆罗树下，但得遥观，不得前入。譬若遮迦越罗王所饭食，诸外宫不得妄入，天上诸天，不得观者如是。人于世间作善，心念善、口言善、至诚身行善，寿终已后，便当得上忉利天。高善士上忉利天，极寿死后，复下生在世间，便为王侯家作太子，富贵多饶宝物，为人端正。

譬若喜掩人初得大金钱金银珠宝奴婢车马妻子田宅庐舍，举有名字，其人自思惟言：『我不贾作贩卖，亦不耕田，自致有财，我但戏耳！至使得金银珍宝舍宅田地，至使有名字，为富贵也！』」

佛言：「如戏儿得利如此，为少薄耳，如此为少薄耳。不如心念善、口言善、身行善，得利胜于掩者也。所以然者？行是三事，死后上忉利天，是高士也。」

佛语诸沙门：「今我为汝曹说二道，愚痴之道、高善士之道。今汝曹自在从何道？今我作佛，为汝曹说难易。」

佛言：「汝曹当于山中，若于树下、空室中，若于冢间、水所、唐突处，自念五内，早索泥洹之道。」佛言：「是我教也。」

诸沙门皆叉手，受教言语，各前为佛作礼。

## 大楼炭经四天王品第八

佛语比丘：「须弥山王东，去须弥山四万里，有提头赖天王城郭，名贤上王处。广长二十四万里，以七宝作七重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行树殊好，周匝围绕。金壁银门，银壁金门，琉璃壁水精门，水精壁琉璃门，赤真珠壁马瑙门，马瑙壁赤真珠门，车璩壁一切宝门。金栏楯者金柱楸银栴，银栏楯者银柱楸金栴，琉璃栏楯者琉璃柱楸水精栴，水精栏楯者水精柱楸琉璃栴，赤真珠栏楯者赤真珠柱楸马瑙栴，马瑙栏楯者马瑙柱楸赤真珠栴，车璩栏楯者车璩柱楸一切宝栴。金交露银垂珞，银交露金垂珞，琉璃交露水精垂珞，水精交露琉璃垂珞，赤真珠交露马瑙垂珞，马瑙交露赤真珠垂珞，车璩交露一切宝垂珞。金树者金茎根银枝叶华实，银树者银茎根金枝叶花实，琉璃树者琉璃茎根水精枝叶花实，水精树者水精茎根琉璃枝叶华实，赤真珠树者赤真珠茎根马瑙枝叶华实，马瑙树者马瑙茎根赤真珠枝叶花实，车璩树者车璩茎根一切宝枝叶华实。门上有曲箱盖交露，下有园观浴池。有种种树，种种叶，种种花，种种实。种种香出，种种飞鸟相和而鸣。」

「须弥山王南去四万里，有毘楼勒天王城郭，名善见。广长二十四万里，王处亦有七宝七重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行树，周匝围遶殊好。门上有曲箱盖交露，下有园观浴池树木，飞鸟相和而鸣。」

「须弥山王西去四万里，有天名毘留罗。有城郭，广长二十四万里，王处亦有七宝七重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树木，周匝围遶殊好。门上有曲箱盖交露，下有园观浴池树木，飞鸟相和而鸣。

「须弥山王北去四万里，有天王名毘沙门。有三城郭，广长各二十四万里，王处一者名沙摩、二者名波迦罗曰、三者名阿尼盘，亦有七宝作七重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行树，周匝围绕殊好。门上有曲箱盖交露，下有园观浴池树木，飞鸟相和而鸣。

「阿尼盘王处东，毘沙门天王，有山名迦比延。高广长四千里，以四宝金银水精琉璃作之，山周匝有垣墙，广长二万里，以七宝作七重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树木，周匝围绕殊好。四面有门，以四宝作。上曲箱盖交露，下有园观浴池树木，飞鸟相和而鸣。迦比延山阿尼盘王处，有大毘沙门天王浴池，名那利。广长二千里，周匝有垣墙，水底皆金沙，水凉且清，浴池周匝，以四宝作重壁、栏楯、交露、树木殊好，中生青莲华、黄莲华、白莲华、赤莲华，光照二十四里，香亦闻二十四里，浴池周匝有阶。

「毘沙门天王，欲至迦比延山游戏相娱乐，实时念提头赖天王。提头赖天王即言：『毘沙门天王以念我。』实时庄严衣被冠帟，严驾，与无央数捷沓和，百千周匝围绕，从贤上城出，往至毘沙门天王所，在前住。尔时，毘沙门天王念毘楼勒天王。毘楼勒天王实时念言：『毘沙门天王已念我。』便着衣冠帟，严驾，与无央数百千兵九鬼神，从须卑旃城出，往至毘沙门天王所，在前住。尔时，毘沙门天王念毘楼勒叉天王。毘楼勒叉天王，即自念：『毘沙门天王已念我。』便着衣被冠帟，严驾，与无央数百千龙俱，从末利旃城出，周匝围遶，往至毘沙门天王所，在前住。尔时，毘沙门天王，着衣被冠帟，严驾，与诸天王无央数百千诸鬼神，俱往至迦比延山。时，风吹扫迦比延山地，风吹山中树华散地，四天王便共入迦比延山，相娱乐，快共饮食，一日二日至七日，以后各自罢去。」

### 大楼炭经卷第三

### 大楼炭经卷第四

西晋沙门法立共法炬译

## 忉利天品第九

佛语比丘：「须弥山王顶上，有忉利天，广长各三百二十万里。上有释提桓因城郭，名须陀延，广长各二百四十万里，七重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行树，周匝围绕殊好，皆以七宝作之，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璩马瑙。金壁者银门，银壁者金门，琉璃壁水精门，水精壁者琉璃门，赤真珠壁者马瑙门，马瑙壁者赤真珠门。车璩壁者一切宝门。金栏楯者金柱楸银栴，银栏楯者银柱楸金栴，琉璃栏楯者琉璃柱楸水精栴，水精栏楯者水精柱楸琉璃栴，赤真珠栏楯者赤真珠柱楸马瑙栴，马瑙栏楯者马瑙柱楸赤真珠栴，车璩栏楯者车璩柱楸一切宝栴。金交露者银垂珞，银交露者金垂珞，琉璃交露者水精垂珞，水精交露者琉璃垂珞，赤真珠交露者马瑙垂珞，马瑙交露者赤真珠垂珞，车璩交露者一切宝垂珞。金树者金根茎银枝叶华实，银树者银根茎金枝叶华实，琉璃树者琉璃根茎水精枝叶华实，水精树者水精根茎琉璃枝叶华实，赤真珠树者赤真珠根茎马瑙枝叶华实，马瑙树者马瑙根茎赤真珠枝叶华实，车璩树者车璩根茎一切宝枝叶华实。其壁高二千四百里，广千二百里。其门高二千四百里，广千二百里。壁相去二万里，有一门，各各门常有五百鬼神，守忉利天门。门上有曲箱盖楼观交露，下有园观浴池，有种种树，树有种种叶华实，出种种香，种种飞鸟相和而鸣。

「须陀延城中有伊罗菟龙王宫，广长各二十四万里，皆以七宝，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璩马瑙，作七宝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行树。须陀延城中有忉利天帝参议殿舍，广长各二万里，高四千里，以七宝作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行树，周匝围绕二万里。殿舍上有曲箱盖交露楼观，以水精琉璃为盖，黄金为地，殿舍中柱，围四百八十里，门高四千里，以七宝作之。中有天帝释座，广长各四十里，皆以七宝作，座甚柔软，两边各十六座。殿舍北有天帝释后宫，广长四万里，皆以七宝作七重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树木，周匝围绕甚殊妙。

「殿舍东有释园观，名麤坚。广大各四万里，亦以七宝作七重壁、栏楯、交露、树木，周匝围绕甚殊好。门高千二百里，广长八百里，门上有曲箱盖交露楼观，下有园观浴池，中有种种树木叶华实，种种飞鸟相和而鸣。麤坚园观中有香树，高七十里，皆生华实，劈者出种种香。有树高二十里三十里至六十里者，最卑者高十三里百二十步。次有瓔珞树，高七十里者，有高二十三至六十里，最卑者高十三里百二十步，皆生华实，劈之出种种瓔珞。次有衣被树，次有不息树、器树、音乐树，高七十里至六十里，



最卑者高十三里百二十步，皆生华实，劈者出种种衣被、瓔珞、不息、器、音乐。麤坚园观中有两石，一者名贤、二者名贤善，以天金作，石甚姝好。

〔殿舍南有天帝释园观，名乐画，广长各四万里，皆以七宝作七重壁、栏楯、交露、树木。有门高千二百里，门上有曲箱盖交露楼观，下有园观浴池，有种种树叶华实，浴池中有飞鸟，相和而鸣。乐画园观中有两石，一者名昼、二者名善昼，广长各二千里，石甚柔软。乐画园观中有香树，次有瓔珞树、不息树、音乐树，树高七十里者，有高二十三十至六十里，最卑者高十三里百二十步，皆生华实，劈出种种香、衣被、瓔珞、不息、器、音乐。

〔忉利殿东有天帝释园观，名愤乱。广长各四万里，皆以七宝作七重壁、栏楯、交露、树木，周匝围绕。门高千二百里，广八百里，上有曲箱盖交露楼观，下有园观浴池。有种种树叶华实，出种种香，种种飞鸟相和而鸣，诸树所出生，亦如南方。愤乱园中有方石。

〔忉利天殿舍西有园观，名歌舞。广长各四万里，亦以七宝作七重壁、栏楯、交露、树木，周匝围遶。门高千二百里，广八百里。上有曲箱盖交露楼观，下有园观浴池，有种种树木叶华实，种种飞鸟相和而鸣。歌舞园中有两石，一者名难陀，二者名和难，广长各二千里，皆以天琉璃作之，甚柔软。愤乱、乐画园观中，有浴池名难陀，广长各二千里，周匝围遶七重垣，其池水软美且清。有种种树，周匝围遶，水底沙皆金，以七宝作七重栏楯、交露、树木，周匝围遶。上有曲箱盖交露楼观，下有园观浴池，中有种种树叶华实，出种种香，种种飞鸟相和而鸣。难陀浴池中，有青莲华、红莲华、白莲华、黄莲华，大如车轮，其茎如车毂，刺出其汁如乳。其光照三十里，香亦闻四十里。歌舞、愤乱园观中，有大树名昼过度，茎围二百八十里，高四千里，枝叶引布二千万里。

〔忉利诸天有宫，广长四十万里，皆以七宝作七重栏楯、交露、树木，周匝围遶，园观浴池，种种飞鸟相和而鸣。种种树叶华实，出种种香。忉利天宫，有广长各三万六千里者，有天宫广长三万二千里者，有天宫广长二万八千里者，有天宫广长三万四千里者，有天宫广长二万四千里者，有天宫广长二万里者，有天宫广长万六千里者，有天宫广长万二千里者，有天宫广长八千里者，最小者广长四千里。中复有天宫，广长三千六百里者，三千二百里者，下至四百八十里。皆以七宝，金银水精琉璃赤真珠车璩马瑙，作七重栏楯、交露、树木。园观浴池，种种飞鸟相和而鸣。

「忉利天殿舍前有两道，至天帝释后宫；复有两道，至麤坚园观；复有两道，至乐画园观；复有两道，至愤乱园观；复有两道，至歌舞园观；复有两道，至难陀浴池；复有两道，至昼过度大树；复有两道，至诸天宫；复有两道，至伊罗满龙王宫。

「天帝释欲至麤坚园观游戏相娱乐时，念诸天王。尔时诸天王言：『天帝释已念我等。』便整衣服，着冠帻，庄严乘骑，即共往至天帝释所，在前往。尔时，天帝释复念忉利天。忉利天人言：『天帝释已念我等。』便着衣服，庄严种种乘骑，往至天帝释所。复念伊罗摩龙王。尔时伊罗摩龙王言：『天帝释已念我等。』便化作三十六头象，一一头化作六牙、一一牙上化作七浴池、一一浴池中化作七莲华、一一莲华上化作七玉女作妓乐。伊罗摩龙王，以是种种作神化，往至天帝释所，在前往。尔时，天帝释整衣服着冠帻，蹈龙王肩上，坐其顶上，两边各有十六小王侍坐。天帝释便往至麤坚园观中。尔时，开门风开麤坚园观门，扫除风便起吹园观地，伊罗风生，吹园观中树华堕地，至于人膝。时，天帝释与诸天俱入园观中，便坐贤善石上。若贤善石上两边，各有十六小天王坐。

「尔时，天帝释欲得瓔珞，便告遗舍钵天子。时天子言：『天帝释已念我。』便化作瓔珞，持往奉上天帝释。忉利天人欲得瓔珞时，遗舍钵天子即化作瓔珞，持上忉利诸天。有天人不得见麤坚园观，亦不得入中，亦不得以天乐相娱乐。所以者何？前世所作功德少。有忉利天人，但得遥见麤坚园观，亦不得入，亦不得以天乐相娱乐。所以者何？前世所作功德复少。中复有得入以天乐相娱乐。所以者何？前世作功德具足故。

「尔时，天帝释与忉利天人，在麤坚园观中相娱乐饮食，一日二日至七日，便出去至乐画园观中，相娱乐亦如是。复至愤乱歌舞园观中，饮食相娱乐亦如是。何以故言善等？天人入忉利天宫时，念善义安乐，是故言善等。何以故言麤坚？忉利天人入麤坚园观中时，身便麤坚，是故言麤坚。何以故言乐画？忉利天人入乐画园观中时，身便自然种种画色，是故言乐画。何以故言愤乱？忉利诸天人入愤乱园观中时，天帝释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便自舍婁女，独将阿须夫人游行。尔时，诸天子与婁女相杂错愤乱行，是故言愤乱。何以故言歌舞？忉利诸天人入歌舞园观中时，便歌舞相娱乐，是故言歌舞。何以故言昼过度大树？有天名文陀，在上居止，以天五乐甚相娱乐，以是故言昼过度。复次，昼过度大树，常有花实，譬如加尼树，是故言昼过度。天帝释边常有十天子拥护之，一者名根、二者名具戒、三者名比流、四

者名比流藏、五者名阿流、六者名波流、七者名利桓、八者名楼汉、九者名拘和难、十者名难，是十天子常拥护天帝释天下人。水中生好青莲华、红莲华、黄莲华、白莲华，甚香好；陆地华亦甚软好，名阿蹄物，名陀波罗、须交和、师陀、奴末。俱耶尼天下人，鬻单曰、东方弗于逮天下人，地亦如是。龙及金翅鸟，水中生青莲华、红莲华、黄莲华、白莲花，甚柔软香好，及陆地有诸花。阿须伦，水中亦有青红黄白莲华，柔软甚香好，陆地亦有好华；名摸、大摸、加加、漫陀、大漫陀。四天王上中生莲华，青红黄白莲华，甚柔软香好，陆地生花亦好。忉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无贡高天、他化自转天，水中亦有青红黄白莲花，甚柔软香好，陆地花亦好。

「此间人有七种色，有赤色者、有金色者、有青色者、有黄色者、有紫色者、有白色者、有黑色者，是为七种色人。阿须伦亦如是有七色，诸天亦尔，皆有七色。

「诸天有十事。将何等为十？一者飞行无极、二者坐遂无极、三者诸天无盗贼、四者不自说身善亦不说他人恶、五者无有相侵、六者诸天齿等而通、七者发绀青色滑泽长八尺、八者天人青色发者身亦青色、九者欲得白者身即白色、十者欲得黑者身即黑色；是为诸天十法事。

「此人间萤火之明，不如灯火之明；灯火之明，不如炬火之明；炬火之明，不如大火之明；大火之明，不如星之明；星之明，不如月之明；月之明，不如日之明；日之明，不如四天王宫之明；四天王宫之明，不如忉利天宫之明；忉利天宫之明，不如天帝释宫之明。如是展转不相如，上至阿迦尼咤天宫之明。阿迦尼咤天宫之明，不如摩伊破天子之明；摩伊破天子之明，不如苦谛习尽道谛之明；苦谛习尽道谛之明，不如佛之明。

「阎浮利天下人，身长七尺或至八尺者，衣广一丈长六尺；俱耶尼天下人、弗于逮天下人，身长七尺或至八尺者，衣广一丈长六尺；鬻单曰天下人，身长一丈四尺，衣广二丈八尺，长一丈四尺，衣重二两半；龙及金翅鸟，身高四十里，衣广八十里，长四十里，衣重二两半；诸阿须伦，本身高四十里，衣广八十里，长四十里，衣重二两半；四天王天上天人，本身长二十里，衣广四十里，长二十里，衣重二两半；忉利天人，本身长四十里，衣广八十里，长四十里，衣重七铢半；焰天人，本身长八十里，衣广百六十里，长八十里，衣重半两；兜率天人，本身长百六十里，衣广三百二十里，长百六十里，衣重两铢；乐无贡高天人，本身长三百二十里，衣广六百四十里，长三

百二十里，衣重一铢；他化自转天人，本身长六百四十里，衣广千六百八十里，长六百四十里，衣重半铢，过其上诸天，所著衣应其身。

「阎浮利天下人，寿百岁或长或短；俱耶尼天下人，寿二百岁或长或短；弗于逮天下人，寿三百岁或长或短；欝单曰天下人，皆寿千岁，无中死者；龙及金翅鸟，寿一劫，亦有中死者；阿须伦天下人，寿千岁，亦有中死者；四王天上诸天人，寿天上五百岁，亦有中死者；忉利天人，寿天上千岁，亦复有中夭者；焰天上诸天人，寿天上二千岁，亦有中夭者；兜率天上诸天人，寿天上四千岁，亦有中夭者；乐无贡高诸天人，寿天上八千岁，亦有中夭者；他化自转天上诸天人，寿天上万六千岁，亦有中夭者；梵迦夷天上诸天人，寿一劫，亦有中夭；阿波波天上诸天人，寿二劫，亦有中夭者；首陀行天上诸天人，寿四劫，亦有中夭者；遗呼钵天上诸天人，寿天上八劫，亦有中夭者；无想天人及饿鬼，寿天上七劫，亦有中夭者；阿毘波天上诸天人，寿十劫，亦有中夭者；阿答和天上诸天人，寿二十劫，亦有中夭者；修陀旃天上诸天人，寿四十劫，亦有中夭者；须陀旃尼天上诸天人，寿八十劫，亦有中夭者；阿迦尼咤天上诸天人，寿百劫，亦有中夭者；虚空知天上诸天人，寿万劫，亦有中夭者；识知天上诸天人，寿二万劫，亦有中夭者；阿竭若然天上诸天人，寿四万劫，亦有中夭者；无思想亦有思想天上诸天人，寿八万劫，无有夭者。」

佛言：「为人民，四种食以竖立身。何等为四？一者见取食、二者温食、三者意食、四者识食，是为四种食。何等为所取食？阎浮利天下人，食米饭麩麩肉鱼，衣被澡浴，以是安隐食。西方俱耶尼、东方弗于逮天下人，亦如是；欝单曰天下人，食净洁自然粳米，是为见取食及澡浴；龙及金翅鸟食鱼鳖，及食提米、提历大鱼，是为取食及沐浴；阿须伦食自然食及衣澡浴；四天王诸天，食自然食衣被及澡浴；忉利诸天，亦食自然食衣被及澡浴；焰天、兜率天、无贡高天、他化自转天人，皆食自然之食及衣被沐浴。从他化自转天以上，用禅好喜作食，以定意作食。何等人食温食？卵种之类食温食，是为温食也。何等为意念作食者？其有意念肉食相，是为以意念作食。何等为识食者？泥犁中人，及无想天人，以识，作食，是为识食。是为四种食。为人民故，生以竖立身命。」

「阎浮利天下人，以金银珍宝米谷钱财生口，市买价贩；俱耶尼天下人，以牛马米谷珠玉，作市贩卖；弗于逮天下人，以金银珍宝米谷钱财生口，市买价贩；欝单曰天下人，无市买价财。诸天亦尔。」

「阎浮利天下，有男女婚姻之事；俱耶尼弗于逮天下人，亦有男女婚姻之事，鬻单曰天下人，无婚姻之事，若男子起淫嫉意，向女人时，相视便度道去，男子在前，女人在后，有树曲合如交露；北方天下人，在其中止，男女各异处，便共往至其树下，若树低荫覆其人上，便共交通，树不覆人上者，不行交通之事，各自别去；龙及金翅鸟，有男子女人婚姻之事；阿须伦亦有男女婚姻之事。从是以上，无有婚姻之事。阎浮利天下人，男女共居止交通；俱耶尼弗于逮鬻单曰天下人，男女行阴阳之事；龙及金翅鸟，男女亦有阴阳之事；诸阿须伦男女，亦行阴阳之事；四天王天上人男女，亦行阴阳之事；忉利天上人男女，以风为阴阳之事；焰天人男女，以相近成阴阳之事；兜率天人男女，相牵手便成阴阳；无贡高天人男女，相视便成阴阳；他化自转天人，念淫欲便成阴阳。从是以上离于欲。

「其有人身行恶、口言恶、心念恶，从是人间命尽，堕泥犁中，受命及得名色，得六入；有人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，从是人间命尽，堕畜生，受命及得名色，从名色得六入；其有人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，从是人间命终，堕饿鬼中，受命得名色得六入；其有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命尽，便生为人，受命得名色，从名色得六入；其有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，从是人间命尽，便生四王天上，受命得名色，从名色得六入，譬如阎浮利天下人小几年一岁若一岁半人。始生天上作天子，如是诸天忆如是我男女。适生天上，便自知宿命：『我用何等因缘，得来生此？』即自说：『我用三事实得生此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布施、二者持戒、三者弃恶，是为三。我天上寿尽，当复还生世间，在人间亦复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。终亡已后，当复还天上生。』天子说是已便念欲得食，即自然满宝器食在前——福德少者，自然青饭食在前；福德中者，自然赤饭食在前；福德上者，自然白饭食在前——天人便取食之。时，于口中自消尽，譬酥若麻油着火上即消灭，天人食时如是，于口中便自消灭。渴时即自然满宝器甘露浆在前——福德少者，自然青色浆在前；福德中者，自然赤色浆在前；福德上者，自然白色浆在前——便取饮之，于口中自消灭。譬如酥麻油着火上即消灭，如是天人饮浆时，便于其口中自消灭。饮食竟已即长大，如四天王天上余天人，便往至浴池中，浴自娱乐。从浴池出，往至香树下，取种种香涂身，往至瓔珞树下，树自低，便取树鬘瓔珞着之；复至衣服不息树下，树自低，便取衣服不息着之；复至器果音乐树下，树自低，便取器取果食之，清其汁饮之；复取音乐鼓之，自随其歌舞，往入园观舍宅，见无央数百千玉女，作音乐歌舞相娱乐。观东面玉女，便忘西面玉女；观西面玉女，便忘东面玉女。天子便自念言：『我前世用何等因缘

故，得来生此间？』今时皆忘前世事，坐见玉女故，淫乱失意。玉女名不念，所以名不念者，用男子见失意故。

「其有人身行善、口言善、心念善，于是人间命尽，生忉利天上时，譬如阎浮利天下人二岁若三岁，身长大如是。诸天忆知，是我男是我女。天子便自念宿命：『何以故得生此？用布施、持戒、弃恶故。』欲得饮食时，便自然满金器在前，随福德上中下，生白、赤、青在前，便取饮食之，于口中自消尽。譬如持酥麻油着火即自消灭，天人饮食时如是。食已身即长大，譬如忉利天人，便往至浴池中，洗浴自娱乐。出往至香树璎珞衣被不息器果音乐树下，树枝自低，即取香涂身，取璎珞不息衣被着之，取器食果，取音乐鼓之歌舞。入园观舍宅，见无央数百千玉女，便忘前世因缘，不能复念。」

「其有人身行善、口言善、心念善，从是人间命尽，便上生焰天上受命。适生时，其身如阎浮利天下人三岁四岁，天子身自然长大如是，亦复自念前世，布施、持戒、弃恶故，得生天上。欲得饮食时，亦自然宝钵满在前，便饮食，即口中消尽，譬如持酥麻油着火即消灭。食已入浴池，洗浴出至诸树间，树枝自低，取其所有饮食，作音乐歌舞。入园观舍宅，见无央数百千玉女，其意扰乱，不复念宿命之事。」

「其有人身行善、口言善、心念善，从是人间命尽，便上生兜率天上，适生身体长大，如阎浮利天下人四岁五岁，亦自知前世所作布施、持戒、弃恶，亦食自然之饮食，身即长大，如余天人。往至浴池，洗浴出到诸树下，各取所有，作妓乐歌舞，入园观舍宅，见无央数百千玉女，烦乱其意，不能复念宿命。」

「其有人身行善、口言善、心念善，命尽生无贡高天上，适生身长大，如阎浮利天下人五六岁。若生他化自转天上，适言生身，如阎浮利天下人六七岁，身即长大。自知宿命，布施持戒弃恶。亦食自然饮食，入浴池洗浴，出至诸树间，树枝自低，各取所有衣被璎珞不息着之，取器食果，作音乐歌舞，入园观舍宅，见无央数百千玉女，烦乱其意，不能复念宿命。」

佛言：「十五日有三斋。何等为三？斋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是为三。云何为月八日斋？月八日斋时，四王告使者言：『往案行四天下，观视万民。知世间有孝顺父母者不？有承事沙门婆罗门道人者不？有敬长者不？有斋戒守道者不？有布施者不？有信今世后世者不？』使者受教，四布案行天下，还具白言：『多有不孝父母，不敬事沙门婆罗门道人长者，不斋戒布

施。』四天王闻之，即不欢喜，说言：『今我闻恶语，是为减损诸天，增益阿须伦种。』若多有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道人长者，多有斋戒布施，信今世后世者，具白之。四天王闻之，即大欢喜，说言：『我今闻善言，用人多有作善者，增益诸天，减损阿须伦种。』是为月八日斋。十四日斋云何？十四日斋时，四天王自告太子，四布案行天下，观视万民。还具白意言多有作恶者。四天王闻，则不欢喜，说言：『人多有恶者，减损诸天，增益阿须伦种。』得善多者，四天王则喜，言：『增益诸天，减损阿须伦种。』是为十四日斋法。云何为十五日斋？十五日斋时，四天王躬身自下，四布案行天下，观视百姓宁有孝顺父母沙门道人？敬长老，斋戒布施，信今世后世者不？多有不能者，实时四天王，入善等正天中，白天帝释言：『世间多有不孝父母沙门道人，多不敬长老斋戒布施，不信今世后世者。』天帝释闻已言：『我为闻恶，坐其不作善故，减损诸天，增益阿须伦种。』作善多者，四天王入为善等正天，具白天帝释及忉利天人。忉利天帝释，则大欢喜言：『我今以闻善语，用世间人作善多故，增益诸天，减损阿须伦。』是为月十五日斋时。是为十五日三斋。」

佛告比丘言：「若有异道人，问言：『一切男子女人，初生时有随后护之不？』若异道人问是者，汝曹当报言：『街巷市里，一切屠杀处冢间，皆有非人，无空缺处。』其非人名，随报郡国县邑丘墟名，如江河山川所有名，非人亦作是名。如人所作名护，非人亦作是名。其有树高七尺，围一尺者，上悉有神。其有人于是人间，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，作十恶者千人百人，一神护之。譬如百群牛羊，若千牛羊群，一人牧护之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其有人身口言恶心意念恶者，百人千人，有一神护耳。其有人于此人间，身行善口言善心意念善，奉十善事者，是法人正见不转人等一人，常有百若干非人护之。譬如王君大臣一人，常有百若干人在傍护之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其有人身口意行善，奉十善事者，是尊法正见之人等一人，常有百若干非人在后护之。是谓为男子女人，常有非人护之。」

「有三事，阎浮利天下人，胜俱耶尼天下人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意勇猛，在因缘地。二者此间人，意勇猛修梵行。三者此间人意勇猛趣佛，是为三。有三事，俱耶尼天下人，胜阎浮利天下人。何等为三？牛、羊、珠玉多，是为三，胜阎浮利天下人。」

「阎浮利天下人，有三事胜弗于逮天下人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此间人意勇猛在因缘地、二者此间人勇猛意修梵行、三者此间人有勇猛意趣佛，是为三。弗于逮天下人，有三事胜阎浮利天下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其地极广、二者其地极大、三者其处极富，是为三，胜阎浮利天下人。」

「阎浮利天下人，有三事胜鬻单曰天下人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意勇猛在住，二者意勇猛修梵行，三者有勇猛意趣佛，是为三。鬻单曰天下人，有三事胜阎浮利天下人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无所系属、二者不畜奴婢妇子、三者寿千岁无所缺减，是为三。」

「阎浮利天下人，有三事胜阿须伦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意勇猛在住、二者意精进修梵行、三者有勇猛意趣佛，是为三。诸阿须伦，有三事胜阎浮利人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寿命长、二者得久在、三者多安隐，是为三。」

「阎浮利人，有三事胜四天王天上人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意勇猛在住、二者意勇猛修梵行、三者有勇猛意趣佛，是为三。四天王天上人，有三事胜阎浮利天下人。何等为三？一者长寿、二者得久在、三者多安隐，是为三。」

「阎浮利人，有三事胜忉利天人，焰天、兜率天、无贡高天、他化自转天人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意勇猛在住、二者意勇猛修梵行、三者有勇猛意趣佛，是为三。忉利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尼摩罗天、婆罗尼蜜利耶起致天，有三事胜阎浮利人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寿命长、二者得久在、三者多安隐，是为三。」

「欲界人有十二种。何等为十二？一者泥犁、二者禽兽、三者薜荔、四者世间人、五者阿须伦、六者四天王、七者忉利天、八者焰天、九者兜率天、十者无贡高天、十一者他化自转天、十二者魔天，是为十二种人为欲界。色行天有十八。何等为十八？一者梵加夷天、梵不数楼天、梵波利沙天、大梵天、阿维比天、波利答天、阿波罗那天、波利多首天、阿波罗天、摩首天、阿披波罗天、维阿天、波利多维天、阿波摩维呵天、维呵天、维阿钵天、阿答和天、善见天、色天、阿迦尼咤天，是为十八色行天。无色行天有四。何等为四？一者虚空智天、二者识智天、三者阿竭然天、四者无思想亦有思想天，是为四无色天。」

佛告诸比丘言：「昔者持地大天神，发起是恶见，言：『但有地，无有水，亦无有火、无有风。』」



佛言：「我尔时往至持地大神所，告持地天神言：『汝为实发起是恶见，言地无有水火风不？』」天言：『唯然！世尊。』」佛言：「天！莫说地无水火风。所以者何？地有水火风，地里数最深。」佛言：「我能知持地大神发起恶见，我便以法劝助，令意开解欢喜，即立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。譬如白缯净好持着染中，则受染色好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持地大神立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。尔时，持地大神，见在得法，行断狐疑，白佛言：『我从今已往尽形寿，归命佛、归命法、归命比丘僧，受持优婆夷戒，常有慈心于人及蝮蜚蠕动之类也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持水大神，发是恶见，言：『但有水，无有地，亦无火风。』我尔时往至持水大神所，问持水大神言：『汝实为发起恶见，言但有水无有地火风耶？』」神言：『唯然！世尊。』佛言：『大神莫得说是语。所以者何？有水亦有火地风，但水里数大深。』水神即弃捐恶见，我但以法劝助，令意开解欢喜，即立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。譬如白缯净好持着染中便受好色，持水大神亦如是。现在得法，行无有狐疑，即白佛言：『我从今已往尽形寿，归命佛归命法，归命比丘僧，受戒，常慈心于人及蝮蜚蠕动之类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持火大神，发是恶见，言：『从火，无有地水风。』我尔时往至持火大神所，问言：『汝实为发是恶见，言从火无地水风不？』」火神言：『唯然！世尊。』」

佛言：「『天神，莫得说是语。所以者何？有火亦有地水风。』」尔时，持火大神即弃捐恶见，我便以法劝助，令意开解欢喜，即立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。譬如白缯净好持着染中即受好色，持火大神亦如是，现在得法，行无有狐疑，白佛言：『我从今已往尽形寿，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，受持戒，作优婆夷，常有慈心于人及蝮蜚蠕动之类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持风大神，发是恶见，言：『从风，无地水火。』我尔时往至持风大神所，问之言：『汝实发是恶见，言从风无地水火耶？』」风神言：『世尊唯然！』佛言：『莫得说是语。所以者何？有风亦有地水火，但风里数大深。』」尔时，持风大神便弃捐恶见。」

佛言：「我以法劝助，令意开解欢喜，即立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。譬如白缯净好持着染中即受好色，持风大神亦如是。现在得法，行无狐疑，便白佛

言：『我从今已往尽形寿，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，受戒作优婆夷，常有慈心于人及蝸蜚蠕动之类。』」

佛告比丘言：「云有四色。何等为四？一者有青色、二者有赤色、三者有黄白色、四者有黑色。其有青色云者，中有水界大多；其有赤色云者，中有火界大多；其有黄白色云者，中有地界大多；其有黑色云者，有风界大多。

「雷电有四品。何等为四？一者东方电，名百主。二者南方电，名身味。三者西方电，名阿竭罗。四者北方电，名阿祝蓝。何以故于虚空中出声？有时身味电与阿祝蓝合诤鬪，用是故虚空中出声。或身味电与百主电共诤鬪，是故云中出声。有时阿祝蓝电与身味电共诤鬪时，是故虚空中出声。何以故虚空中出声？有时地种与水种共诤鬪、地种与火种共诤鬪、地种与风种共诤鬪，譬如出山相搏却住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地种与水火风种共诤鬪，是故虚空中出声，此事却雨。复有五事失雨，何等为五？一者于是天云起雷出电现应，人谓当天雨，有时风种大起，吹至远山间垦泽处雨，是为一事失雨。复次，天云起雷出电现应，人谓天当雨，有时火种起焦烧雨水，是为二事失雨。复次，天云起雷出电现应，人谓天当雨，有时阿须伦王，便两手取雨水着大海中，是为三事失雨。复次，天云起雷出电现应，人谓当天雨，时雨师反淫乱，是故天雨不数时节，是为四事失雨。复次，国君行非法、奉痴法、多瞋恚恶，天雨便不时节，是为五事失雨。」

## 大楼炭经卷第四

## 大楼炭经卷第五

西晋沙门法立共法炬译

### 战鬪品第十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诸天，欲与阿须伦共戏战鬪，诸天便在一面住舍营。时，天帝释告忉利诸天言：『若使我诸天得胜、阿须伦坏者，当以五系，缚维摩质阿须伦。』天帝释勅诸乐天等，忉利天即受天帝教。尔时，维摩质阿须伦亦复告诸阿须伦言：『若使诸阿须伦得胜、诸天坏者，便当取天帝释，以五

系缚之。』诸阿须伦受教。尔时，天与阿须伦共战鬪，诸天便得胜，忉利天便取维摩质阿须伦，以五系缚，将至善等天，以见天帝释。若维摩质阿须伦念言：『我乐在天上者。』便自见系缚已解，自然天五乐在前。若维摩质阿须伦，自念欲还，便自还五系缚，失天五乐。』

佛告诸比丘：「阿须伦所被系缚，如是魔所系缚复剧。若是念为魔所缚，不念为魔所解。有我念有吾有我为着，无有我是亦为着，有色是亦为着，无有色是亦为着，亦不有色亦不无色是亦有着，有想者是亦为着，无想者是亦为着，亦不有想亦不无想是亦为着，疫病是为着疮、是为着痛。贤者弟子，闻是着病、着疮、着痛，乐无所著行是我者是为着，是为不专一为乱、是为展转有我、是为着无有我，是亦为着。有色是为着，无色是为着，亦不有色亦不无色是亦为着，有想是为着，无想是为着，亦不有想亦不无想是亦为着，着病疮痛。贤者弟子，闻是着病疮痛，便乐无所著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阿须伦与天战鬪，释提桓因告忉利诸天：『若诸天得胜，便当五系缚维摩质阿须伦。』」诸天即受教。尔时，维摩质便复告诸阿须伦：『若我曹得胜者，便当共取天帝释，五系缚之。』便共战鬪。诸天便得胜，则取维摩质阿须伦，五系缚之，将至善等天等以见天帝释。维摩质阿须伦，行来善等天，等所见者，便骂詈恶口。尔时侍者，于天帝释前，便说偈言：

「『天帝释为恐耶？    无有力而寂寞？  
    目前闻维摩质，    口所出麤恶语。』」

「尔时，天帝释报侍者说偈言：

「『我不用恐故寂，    力不少于维摩。  
    云何人智慧者，    宁当与愚痴诤？』」

「尔时，侍者于天帝释前，说偈言：

「『若愚痴来鬪时，    不当应忍此事，  
    于彼当以挝杖，    便挝击是愚痴。』」

「尔时，天帝释报侍者说偈言：

「『我已为了知是，    不当与愚痴语，  
    若愚者有瞋恚，    智慧者不欲诤。』」

「尔时，侍者于天帝释前，说偈言：

「『当知是如是寂，        天帝释当见因，  
用愚痴谓智为，        以恐畏故寂寞。  
其愚痴自谓为，        用恐畏故默声，  
用是故复来鬪，        王恐舍如牛走。』」

「尔时，释提桓因报侍者说偈言：

「『念来饶轻易我，        谓为恐故默然，  
身之利第一义，        无有与忍辱等。  
其是者弊恶人，        身有起瞋恚意，  
不当发瞋恚向，        瞋恚者便共诤。』」

「尔时，释提桓因重复报侍者，说偈言：

「『所作有二因缘，        为身故及他人，  
若有起诤鬪者，        智慧者不与鬪。  
若有作是二事，        为己身及他人，  
人谓是为愚痴，        用不解于法故。  
无力者谓有力，        其有力痴强者，  
行法者其筋力，        无有能降伏者。  
其有是筋力者，        于劣人其寂寞，  
我知忍为最上，        涕忍辱于劣人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欲知尔时天帝释，是我身。我忍辱如是，我今亦复忍辱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昔者阿须伦，与天共鬪得胜，诸天即坏，天帝释便坐千马车走。还见睽披大树上，有鸟，诸巢中有二卵，便自说偈言：

「『语御者鸟睽披，        回马车当避去，  
宁阿须破坏我，        莫令坏是两卵。』」

「御者即受天帝释教，回千足马车避去。诸阿须伦见天帝释千足马车回还，便言：『欲来与我战鬪。』以阿须伦即恐怖忙走，诸天即得胜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欲知尔时天帝释不？则我身是。我尔时以慈心，念一切人民及蝸蜚蠕动之类亦如是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昔者诸天，与阿须伦共战鬪，诸天得胜，阿须伦坏。尔时，天帝释甚欢喜，还造起大讲堂，名为胜。何以故名为胜？胜诸阿须伦故。作百重栏楯，一一栏楯间，各作七百交露。一一交露中，有七百玉女。一一玉女，有七百侍者。尔时，天帝释不复忧诸玉女衣被饮食，各如前世所行，自然为生。起讲堂千世界中，讲堂无与天帝释讲堂等者。阿须伦王念言：『我威神乃尊，如是诸日月及忉利天，于我上虚空中住还，我欲取日月之光明，着耳中行至十方。』念是已，便瞋恚无所复随避。尔时，阿须伦王，念维摩质阿须伦。维摩质阿须伦既知之，便着种种具庄，取种种兵仗骑乘，无央数阿须伦百千俱，往至阿须伦王所，在前住。尔时，阿须伦王复念舍摩利阿须伦。舍摩利阿须伦即复知之，便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骑乘，与无央数百千阿须伦，往至阿须伦王所，在前住。尔时，阿须伦王复念满由阿须伦、祇罗阿须伦，即知之，便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，与无央数百千阿须伦俱，往至阿须伦王所，在前住。尔时，阿须伦王自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骑乘，与无央数百千阿须伦王围遶，从城出，往欲与忉利天共战鬪。尔时，难头和难龙王，以身绕须弥山七匝，而震动须弥山，以尾搏扇大海，其水跳上至须弥山边，三百三十六万里，忉利天即知阿须伦欲来与天战鬪。尔时，海中诸龙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骑乘，皆往逆诸阿须伦共鬪。若鬪得胜者，逐诸阿须伦入其城郭。若诸龙坏不能胜者，便往至拘蹄鬼神所，语诸拘蹄鬼神言：『诸阿须伦，欲与诸天战鬪，共去逆鬪来。』拘蹄诸鬼神闻诸龙语，便着种种衣被具庄，取兵仗骑乘，共往逆阿须伦便战鬪。若能胜者，逐阿须伦至其城郭。不能胜者，即往至持华鬼神所，语诸持华鬼神言：『阿须伦欲与天共战鬪，当俱往逆逐之。』持华鬼神从龙及拘蹄鬼神闻是语，便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骑乘，共往逆与阿须伦共战鬪。若得胜者，便逐入其城郭。若不能胜者，便往至蔡陀末鬼神所，语蔡陀末鬼神言：『诸阿须伦，欲与诸天共鬪，当共往逆逐之。』蔡陀末鬼神闻之，便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骑乘，共往逆阿须伦共战鬪。得胜者，即逐阿须伦至其城郭。不能胜者，便往至四天王上，语四天王言：『诸阿须伦，欲与天战鬪，当共往逆战鬪逐之。』诸天闻之。尔时，毘沙门大天王念提头赖天王。提头赖天王即知之，便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骑乘，与无央数提陀罗百千俱前后围绕，往至毘沙门大天王所，在前住。尔时，毘沙门天王，复念毕楼勒天王。毕楼勒天王即知之，便着种种具庄取兵仗骑乘，毕楼勒天王，与无央数诸天，又与无央数百千俱，毕楼勒天王，又

与无央数诸龙百千俱前后围绕，往至毘沙门大天王所，在前住。尔时，毘沙门天王，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骑乘，与无央数百千诸鬼神俱围绕，及诸天王往，与诸阿须伦共战鬪。若能得胜者，便逐诸阿须伦至其城郭。不得胜者，即往至善等天等白天帝释，及语忉利诸天言：『诸阿须伦，欲与天战鬪，当共往逆鬪逐之。』尔时，天帝释告诸天言：『往至须焰天子所、蔡兜率天子所、尼摩罗天子所，波罗尼蜜天子所言：「阿须伦欲与诸天共战鬪，当共往鬪逐之。」』波罗摩天子即受天帝释教，往语上四天如是。便各各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骑乘来下天，与无央数天人，焰天往须弥山东胁护忉利天；兜率天人往与无央数天人，在须弥山南胁住；尼摩罗天子，与无央数诸天，住须弥山西胁，护忉利天故；波罗尼天子与无央数诸天，往住须弥山北胁，护忉利天故。

「尔时，天帝释，念维縵诸鬼神。维縵诸鬼神即知之，便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骑乘，往至天帝释所，在前住。尔时，天帝释念善住象王。善住象王即知之，便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骑乘，往至天帝释所，在前住。尔时，天帝释复念诸天王。诸天王即知之，便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骑乘，往至天帝释所，在前住。尔时，天帝释复念忉利诸天。忉利诸天即知之，便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骑乘，往至天帝释所，在前住。尔时，天帝释自着种种具庄，取兵仗骑乘，坐善住象王胁上，与无央数百千诸天俱，前后围绕，出天宫，往至诸阿须伦所共战鬪。刀刃矛箭弓弩，以刺伤诸阿须伦身所，毒痛不可言，以因缘故亦不死。诸阿须伦亦如是，用七宝刀刃矛箭弓弩，以刺伤诸天身，毒痛不可言，以因缘故亦不死。欲行天亦如是，与诸阿须伦战鬪，因欲藏故，欲因缘故乃如是。」

## 大楼炭经三小劫品第十一

佛告比丘：「有三小劫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刀剑劫、二者谷贵劫、三者疫病劫，是为三小劫。刀剑劫者，云何刀剑劫？时，人多非法，愚痴邪见行十恶事。用人行是恶事故，诸所有美味，酥麻油蜜石蜜，诸所有皆灭。诸有好衣，锦白[迭\*毛]皆灭尽。是天下地，山林溪谷崖岸自然生，诸珠琉璃水精诸宝，皆没地中，但有棘岸。刀剑劫时，人民不孝顺父母、不承事沙门道人、不敬尊长，其恶名遍流行。」

佛言：「譬如今世人，孝顺父母、敬顺事沙门道人、承用长老言，其善名闻流布。如是刀剑劫时人民，不孝顺父母、不承事道人沙门、不敬长老，恶名

闻流布。刀剑劫时，都无有善，何况有行善者耶？刀剑劫时，是天下人，无有贾贷者，诸大树木皆堕，地但有沟坑，高卑不平，有水荡波处崩岸，河水深在底，人民少，但怀恐怖，衣毛为竖。刀剑劫时，人民相见但欲相贼害，譬如野泽之中獮者见麋鹿，欲杀害之。如是刀剑劫时，人民相见但欲相贼害，手捉取草木瓦石，皆化为刀剑，展转相杀。尔时人寿十岁耳！中有黠者智慧，走入山林溪谷深河岸中藏匿，言：『无有能杀我者，我亦不杀人。』便在彼食果蓏树根。刀剑劫者，相杀七日乃休。尔时人民死者皆堕泥犁中。所以者何？彼刀剑劫时，人各各怀毒意相念恶，无善意而死。刀剑劫时如是也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谷贵劫时云何？谷贵劫中时，人民多非法，愚痴邪见嫉妬慳贪，守财不肯布施。用是故，天雨不为时节。用天雨不时节故，人民所耕种，枯死不生，但有枯茎，用是故谷贵，人收扫畦中落谷，纔自活命。谷贵劫时如是也。复次，谷贵劫时，人行扫街，市里均谷，以自给活。复次，谷贵劫时，树叶落入地，人凿地取树叶，煮食之。谷贵劫时，人民困厄如是也。谷贵劫时，饥饿死者多，岁死骸骨解散在地，人皆饥饿，收取市里街道骸骨，煮用食之，人民饥饿，乃如是也。谷贵劫时，人死者堕饿鬼中。所以者何？谷贵劫时，人民相嫉妬慳贪，是为谷贵劫也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疾病劫时云何？疾病劫时，人民奉行经戒，正见离邪见，行十善事，用是故，尔时他方世界诸鬼神，来娆是诸人，挝捶诸人，挠乱其意；此间鬼神淫乱，是故他方鬼神，得来娆诸人，挝捶挠乱其意。譬如王者，若大臣勅兵使守护城门，此诸淫乱，若他国有强贼来，钞掠此郡国县邑如是。疾病劫时人民，奉行经戒，正见离邪见，奉十善事，他方鬼神，来触娆人，挝捶挠乱其意。疾病劫时人，死者皆生天上。所以者何？疾病劫时，人民转相劳问言：『云何为安隐？不为差未。』是为疾病劫时。是为三小劫也。」

## 大楼炭经灾变品第十二

佛语比丘：「天地有三灾变。何等为三？一者火灾变、二者水灾变、三者风灾变，是为三灾变。灾变时人会三处。何等为三？遭火灾变时，人悉上第十五阿卫货罗天上，聚会众多；遭水灾变时，人悉上第十九首皮斤天上，聚会众多；遭风灾变时，人悉上第二十三维呵天上，聚会众多。遭火灾变时，天下人皆行非法，邪见不见正，犯十恶事。用人民皆行非法，奉邪见不见三

行，行十恶事故，天雨不时节。天不雨已后，是天下所有树木草药万物，皆枯死不复生。」

佛告比丘言：「是为非常、无坚固、不得久，是为老极，故当创厌，至令一切度，自求解脱矣。久久不可计，大乱风起，入大海三百三十六万里，取日大城郭，上须弥山边百六十八万里，着本日道中。用是故，世间有两日出，日出之后，诸渠小河水，皆枯竭无有水。」

佛言：「是为非常、无坚固、不得久，是为老极，故当创厌，至得解脱自然之道。后时久久，不可复计，大乱风起，吹彼大海水三百三十六万里，入取日大城郭，上须弥山王边百六十八万里，着日城郭道中。用是故，世间有三日出，诸有大河江流，邪远、阿夷趣、摩酰、和叉、信他、流江，皆枯尽无有余也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非常、无坚固乃如是，是为老极。故当创厌远之，至得解脱自然之道矣。后复久久不可计，有大乱风起，吹海水，波三百三十六万里，入取日大城郭，出上须弥山王边百六十八万里，着日道中。用是故，世间有四日出，诸流泉大泉，及阿耨达池、红莲华池、青莲华池、白莲华池、黄莲华池、摩那街大池、那利大池，皆枯尽无余也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非常、无坚固乃如是，不可得久，是为老极。故当创厌远，至得解脱自然之道矣。后复久久不可计，大乱风起，吹大海水，波三百三十六万里，入取日大城郭，上须弥山王边百六十八万里，着日道中。用是故，世间有五日出，大海水稍减，四千里、八千里、万二千里、至减二万八千里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非常、无坚固乃如是，不可得久，是为老极。故当创厌远，至得解脱自然之道矣。五日出时，焦大海水，至余有二万八千里、万八千里、万四千里、八千里、四千里。有时海水稍减，余有七树六树五树四树三树二树一树后稍减，余有七人六人五人四人三人二人一人。海水余有没一人，后稍减至人腰，稍至人膝，后余有少许水。譬如天雨牛蹄中水，后稍减久久，大海水皆尽，不能湿人指。譬如脂膏之汁着大火中即无烟矣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非常、无坚固乃如是，故当创厌远，至得解脱自然之道矣。后复甚久久不可计，大乱风吹大海水，波三百三十六万里，入取日大城郭，上



须弥山王边百六十八万里，着日道中。用是故，世间有六日出，四大天下及八万城，大山及须弥山王，皆烧炙出烟。譬如大陶家初然火出烟状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如是世间有六日出时，烧炙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诸、大山须弥山王，皆烟出。譬如脂膏湿着大火中即无烟矣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非常、无坚固，故当创厌，求索解脱得自然之道矣。后复甚久久，有大乱风起，吹大海水，波三百三十六万里，入取日大城郭，出上须弥山王边，着日道中。用是故，世间有七日出，四大天下及八万城，诸大山须弥山王嵒峨动摇。譬如大鼎镬炽其火，镬沸踊跃，七日出时如是也。四天下、忉利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尼摩罗天、波罗尼蜜天、梵迦夷天宫，皆嵒峨动摇也。风高诸天宫，上着阿卫货罗天。彼诸初生天子，见火皆恐怖，先生诸天语初生天子：『汝莫怖恐，我昔更见烧时，火齐此不过。』尔时，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诸大山及须弥山，皆嵒峨动摇。须弥山王四千里一崩堕，八千里、万二千里、万六千里、二万四千里、三万八千里而崩堕。譬如脂膏湿着大火中，即无烟亦无余矣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所有非常、无坚固乃如是，是为老极。故当创厌远，至得解脱自然之道。谁当信世间有七日出时？独有见者信之耳！谁当信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诸，大山及须弥山王烧出烟？独有见者信之耳！谁当信四大天下及八万城诸，大山及须弥山王，嵒峨动摇？及四天王、忉利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无贡高天、他化自转天、梵迦夷天，皆嵒峨动摇，风举诸天宫，上十五阿卫货罗天上者？独有见者信之耳！谁当信须弥山王尽破坏，无复有焦山土处，诸泥犁一切皆破灭尽已，后畜生禽兽皆复灭尽已，然后饿鬼皆复灭尽已，后阿须伦皆复灭尽已，后人皆死尽，及四王天、忉利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无贡高天、他化自转天、梵迦夷天人皆灭尽，是谓天地烧，人皆会一处。然后甚大久久，有大云起放大雨，其滂大如车轮满诸江海，稍稍聚水，上至梵迦夷天，复至第十五光明声天上。其水四面有风形持之，第一风名住风，二者助风，三者不动风，四者坚风，是为四。后久久大复久，数千万岁，水稍稍耗减无央数百千由旬。有风名僧竭，周匝四面起吹，水稍稍减，其上波起生厚沫，化作七宝交露。如是转上至第七天上，造作宫殿。后久久数千万岁，水稍稍耗减数百千由旬，数百千由旬。乱风从四面起，吹挠水上生厚沫，化为七宝，金银琉璃水精车璩马瑙赤真珠，成为交露。金风持造第六波罗尼和耶趣天人所居处。后久久甚远，数千万岁，水稍稍减；乱风名蔡竭，从四面来，吹水上波起生厚沫，化为七宝，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璩马瑙，成为交

露舍；乱风持上第五天上，造作天人宫殿竟。后久久数千万岁，水下遂耗减；乱风从四面来，吹水上波起生厚沫，化为七宝，持上造作第四兜率天上、第三焰天，作宫殿。后复久久数万岁，水下稍稍耗减数千万由旬；乱风从四面来，吹水上波起生厚沫，化为四宝，一者黄金，二者白银，三者琉璃，四者水精。乱风持以于世间天中央，造作须弥山王，高三百三十六万里，广纵亦三百三十六万里，其东胁天白银、南胁天青琉璃、西胁天水精、北胁天黄金。复久久数千万岁，水下遂稍稍减数千万由旬；乱风从四面来，吹挠其水，上生厚沫，化为七宝，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璩马瑙，成交露；乱风持上须弥山王上，造作第二忉利天宫殿竟。后复久久数千万岁，水下稍稍耗减，数千万由旬；乱风从四面来，吹挠其水上波起生厚沫，化为七宝成交露；乱风持上须弥山王，百六十八万里中半，造作第一天上人宫殿竟。后复久久数千万岁，水下稍稍耗减；乱风从四面来，吹挠其水上波起生厚沫，化为金刚；乱风于四大天下，及八万城外，造作山高六百八十万由旬凡合而四匝，名大铁围山。后复久久数千万岁，水下稍稍耗减；乱风从四面来，吹挠其水上波起生厚沫，化为金刚；乱风复取于四大天下，及八万城外，凡匝四合，复造作第二大山，其山高六百八十万由旬。其后水下稍稍耗减，数千万岁；乱风从四面来，吹挠其水上波起生厚沫，化为七宝，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璩马瑙，围绕造作八重山，高百六十八万里，名阿多利，甚姝好。其水下遂稍稍减，数千万里；乱风从四面来，吹挠其水上波起生厚沫，化为七宝。持着阿多利山周匝，造作第二山，名伊沙多，高百三十四万里，甚姝好。第三山名喻汉多，高四十八万里，广亦四十八万里。第四山名善见，高二十四万里，广亦二十四万里。第五宝山名阿波尼，高十二万里，广亦十二万里。第六宝山名尼弥多罗，高四万四千里，广亦四万四千里。第七宝山名维那兜，高二万二千里，广亦二万二千里。第八宝山名遮迦和，高万二千里，广亦万二千里。后水稍稍减；乱风四面来，吹其水上生厚沫，化为厚土因成地，深六百八十万由旬，其边不可限。乱风大起，吹掘损其地，大深三百三十六万里，长亦三百三十六万里，天下诸水皆流归之，正满因成大海。

「海水何故咸？咸一味有三事。一者海中有大鱼，身长四千里者、八千里者、万二千里者、万六千里者、二万里者、二万四千里者、二万八千里者、三万二千里者，皆清静溺海中，故海水咸。二者云起覆诸海放大雨，其云上至阿迦尼咤天，放雨大如车轴，洗荡须弥陀称诸天宫、阿答和天、阿比波天、首陂斤天、惟呵钵天、阿陂陂天、梵迦夷天，下至四王天，其咸水悉流

入大海故，海水咸一味。复次，昔者得仙道人能呪，呪使海水咸一味，故海水咸一味。是为三事。」

佛言：「天地共遭水灾变时，天下人施行皆为众善，好喜为道德，死后精神魂魄，皆上第十六天上为天人。泥犁中人，诸有含血喘息蠕动之类，死皆归人形，复为众善之行，好喜为道德，死皆上第十六天上为天人。阿须伦天人，及第一天上人，以上至第十五天上人，皆终已，其精神魂魄来下归人形，施行积为众善，好喜为道德，死皆复上第十六天上为天人，然后天下人乃尽。久久大云复起，上行至故第十五天上。其云下大沸灰雨，其滂大如车轴。天雨沸灰，如是久久数百千万岁，诸四天下八万城诸，大山及须弥山，从第十五天上，以下至四天下，皆麤烂消灭尽无余。譬如以脂膏之汁置大火中，即无烟焰矣。谁当信此言者？独有得自然之道者，乃信之耳！此谓天地遭水灾变时，破坏终亡之要也。天地终亡破坏已后，得更始生之法。如遭火灾变时，更生同法。始从第十五天上起成，下至第一天上，及阿须伦天，及造作四大天下，及八万城诸大山、及须弥山，日月星宿乃见。下及天下诸所有万物，至造竟铁围大山，此所谓天地遭水灾变时，破坏终亡后，更始根本要也。」

佛言：「天地共遭大风灾变时，天下人施行有仕，平善慈仁常孝顺，皆好喜为道，死精神皆上第十七天上为天人。泥犁中人，及诸有含血喘息蠕动之类，死皆归人形，皆复为众善之行，皆喜好为道德，死精神魂魄皆上第十七天上为天人。阿须伦天及第一天上，以上至第十六天上，人皆终亡，精神魂魄，来下归人形施行积为善，喜好为道德，死皆得上第十七天上为天人，然后天下人乃尽。索久久大风起，名曰来柯沙，上行至故第十六天上，闪坏败破散消灭，上悉尽之，无余声无响。久久如是大风吹，尽第十六天上人本所居处了，尽下至阿须伦天无余，譬如大风吹微善，随漂消散微尽。谁当信此言者？独有得自然之道者，乃信之耳！大风复吹破坏消灭，悉尽天下日月所照中万物，四大天下及八万城，诸大山及须弥山尽竟，铁泰山，皆麤消灭亡，悉尽索无余复。譬如大风吹微麤，随漂消散，微尽无余矣！天地共遭大风灾变时竟一劫后，复更始生之法。复如遭火灾变后复更始生，一劫成竟，此所谓天地共遭大风，破坏终亡以三品，复更始生亦以三品。谁当信此言者？独有已得自然之道者信之耳！天地共更始生，如始遭火灾变时，后复更始生。乱风复起，造作之悉竟，后第十五天上人，其薄禄者，来下悉填满。十一重天人所居上下悉充满，及阿须伦天，在须弥山四面，本故所居处，悉皆充满。」

## 大楼炭经卷第五

## 大楼炭经卷第六

西晋沙门法立共法炬译

### 天地成品第十三

佛语比丘：「天地破坏，更始成之后，人皆在第十五阿卫货罗天上，其天上人，以好喜作食，各自有光明神足，其寿甚久长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时，其水满天下地。尔时，无有日月亦无星宿，无有昼夜亦无一月半月，亦无年岁，窈窈冥冥无所见。天地成之后，彼天人福德薄禄命欲尽者，从阿卫货罗天上，来下游此间地，亦以好喜为食，各自有光明神足飞行，在其人间，寿甚久长。时，天下人甚端正姝好，不别男女，亦不可别君长庶民人，但共众俱往还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时，地上自然生地味，譬如白酥上肥，其地味色如是也，其味譬如蜜。时，有一异嗜味人，心念言：『我欲试以指取地味尝之，知何等类？』其人便以指取地味尝之，甚喜嗜之，如是尝至三反，遂喜即后撮满手食之。余人见已便效，以手撮取地味而食之。人食是地味之后，身即龕坚，面色变恶，亡失光明，神足不能复飞行上天。天下复如故，天下窈窈冥冥。天下窈窈冥冥之后，法当有大黑风起，吹入大海水深三百三十六万里，取日月大城郭，上须弥山边百六十八万里，着日月城郭道中。用是因缘，天下有日月也。尔时，日大城郭，从须弥山东出，绕须弥山王西入围绕。复从山东出，绕须弥山西入。时，人有言：『是昨日日也。』或有人言：『非是昨日日者。』日城郭复从须弥山东出，如是三反，绕须弥山西入。尔时，人言：『是昨日日也。』或有言：『非是昨日日也。』日城郭复从须弥山东出，如是三反，绕须弥山西入。尔时人言：『是昨日出者也。』是故谓言日也，有三事，一者出照现城郭；二者没不现，其宫殿正四方，其光明照周匝，是故圆。以天金水精净洁作城郭，彼二分，一分者清净金，无瑕秽无垢浊，光明照耀。一分者水精，洁净无瑕秽无垢浊，放光明。日大城郭，广长各二千三十里，高下亦等。城中有金楼观宫殿，名阎浮清净，高六百四十里，广亦六百四十里。阎浮楼观宫殿中，有日天子坐，广长各二十里，以天七宝金银琉

璃水精赤真珠车璩马瑙作之。日天子一身，皆出光明，照阎浮宫殿。阎浮宫殿之光明，照大城郭。大城郭之光明，下照四方。日天子不念言：『我为行不行也，常以五乐自娱乐快乐。』天子有无央数天在前导，快乐无极，前后导从御行，是故谓为御。日天子其城郭，以七宝作七重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，树木园观，浴池有青黄赤白莲华，中有种种飞鸟，相和而鸣。日天子寿，天上五百岁，子孙子孙相袭代，极竟毕一劫。日天子城郭，下出五百光明，周匝复有五百光明，是为千光明，善因缘所致。何从得千光明善因缘，以何致之，用照天下，令人民见其光明？以能成为诸事。何以故？人民见其光明，以能成其诸事耶！若有布施与沙门道人及贫穷乞匄者，衣被饮食车马六畜香熏华床卧房室舍宅灯火，所求索即疾与，不逆人意，常不断截，无厌极施。一心施后不悔也，令道人清净奉真法欢喜，用是使安隐意定，得无央数善行，譬如转轮王初立为尊，其意欢喜无央数。」佛言：「如是也，若有人布施沙门道人及贫穷乞匄者，衣被饮食车马六畜香熏华床卧房室舍宅灯火，所索不逆人意，不断一心，施后不悔。令清净道人奉尊法，用是欢喜，使安隐意，得无央数善行。其人命尽死，往至安隐家，即生日天子所。便疾得持日城郭，其光明照下四方矣。是谓为千光明以善因缘所致。复何从得千光明？善有十因缘：一者不杀生、二者不盗、三者不犯他人妇女、四者不妄言、五者不饮酒、六者不恶口骂詈、七者不两舌绮语、八者不嫉妬、九者意不瞋恚、十者正见。以无央数心念善慈仁，身死即生日天子所，自然得持日城郭，是为千光明善因缘所致。复何从得千光明善因缘？一者不杀生、二者不盗、三者不犯他人妇女、四者不妄言、五者不饮酒。意行无央数善慈仁，譬如好地四徼道中有浴池，清凉水濡且美，周匝种种树。若有人从暑热中来，饥渴极人入浴池中，洗浴饮其水，彼人意念无央数欢喜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也，其有不杀盗淫妄言饮酒，意念无央数善，身死得生日天子所，则疾得持日城郭，是谓以善因缘所致千光明之耀也。何以故？日大城郭，令天下为秋冬寒，用十二因缘故。何等为十二？一者须弥山，中间长三百三十六万里，生青莲华红莲华黄莲华白莲华，甚众多大香好，日大城郭，光明照中，为夺其光，用是因缘故，令日大城郭寒为秋冬，是一事；二者阿罗陀山，中间长百六十八万里，其中生青红黄白莲华，甚众多大香好，掬日大城郭之光明，用是故令日城郭寒，是为二事；复次，俞安山，中间长八十四万里，其中生青红黄白莲华，甚众多大香好，复掬日大城郭之光明，是故天下寒，是为三事；复次，善见山中间，长四十八万里，中生青红黄白莲华，甚众多大香好，掬日之光明，是故令天下寒，是为四事；善见山外次有

阿抄波山，中间长二十四万里，五阿抄波山后有尼弥陀山，中间长十二万里，六尼弥陀后次有比那山，中间长四万八千里，七比那山后次有铁围山，长二万四千里，掬其日大城郭之光明，用是故令天下寒为秋冬，是为八事；复次，天下流河，掬其日大城郭之光明，是故日大城郭寒为秋冬，是为九事；复次，其河水东流，向阎浮利者少，流行向俱耶尼天下者多，便掬日大城郭之光明，用是故天下日寒，是为十事；复次河流向俱耶尼者少，流向弗于逮者复多，复掬日大城郭之光明，故天下寒，是为十一事；复次，河流向弗于逮者少，流向郁单曰者复多，彼复掬日大城郭之光明，大海水掬日大城郭之光明，是故天下日寒有秋冬。是为十二事。

「何因缘日大城郭热为春夏？有十事。何等为十？一者须弥山王，其边有山名阿多，高百六十八万里，广亦百六十八万里，其边无限，甚殊好，七宝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璩马瑙作之，彼掬其日大城郭之光明，用是故天下热，是为一事；复次，阿多山外有山名伊沙多，高八十四万里，广亦八十四万里，其边无限，甚殊好，皆以七宝作之，掬其日大城郭之光明，用是故天下热，是为二事；复次，伊沙多山外，有山名喻安陀，高四十八万里，广亦四十八万里，其边无限，甚殊好，皆七宝作之，彼复掬日大城郭之光明，天下热，是为三事；复次，喻安陀山外有山名善见，高二十四万里，广亦二十四万里，其边无限，是为四事；复次，有山名阿抄尼，高十二万里，广亦十二万里，其边无限，五事；复次，有山名泥弥陀，高四万八千里，广亦四万八千里，其边无限，六事；尼弥陀山后次有山，名比那头，高二万四千里，广亦二万四千里，其边无限，七事；次外复有山名铁围，高二万二千里，广亦二万二千里，其边无限，皆以七宝作之，日大城郭之光明，皆照其上也，用是故天下热有春夏，是为八事；复次，从此高四十万里，有天神舍，以水精作之，在虚空中，大风制持行之，譬如浮云矣，天下人皆共名之为星宿，其大者围七百二十里，中者围四百八十里，小者围二百四十里，日大城郭之光明皆少彼，用是因缘故天下热，是为九事；复次，天下地，掬日大城郭之光明，用是故天下热为春夏，是为十事。

「日大城郭，有常持风五品，一者持风、二者住风、三者助风、四者转风、五者行风，是为五。共转行日大城郭，未曾休息时也。」

佛言：「尔时，月大城郭，出绕须弥山，东行西入，光明威神稍减，是故名月。月有二事，光明周匝照四方，其大城郭，四方正圆，光明周匝正圆，月城郭以天银天琉璃造作之也。月大城郭，广长各千九百六十里，高下亦

等，城中有月天子天琉璃宫殿，高六百里，广亦六百里。中有天子坐，广长各二十里，以七宝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璩马瑙作之。月天子身，一切皆出光明照宫殿，光明出照大城郭。城郭之光明，下徧照四方，月天子不自念言：『我行不行。』常以天五乐娱乐快乐。月天子前后导从诸天无央数，百御行常快乐欢喜，故名为御也。月天子寿，以天上五百岁，子孙子孙相袭代。其城郭壁以七宝作，七重栏楯、七重交露、七重行树，树木周匝围绕，皆以七宝造之。有园观浴池，中生青黄白红莲花，种种飞鸟，相和而鸣。月天子下有五百光明，周匝复有五百光明，月为千光明，善因缘所致。千光明善因缘何从得？若有布施沙门道人及贫穷乞<sub>句</sub>者，衣被饮食车马六畜香熏华房室舍宅灯火，所索不逆人意，一心布施后不悔，令清净道人奉真法，使安隐，得无央数善行，譬如转轮王初立为王时，意欢喜无央数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若有布施沙门道人及贫穷乞<sub>句</sub>者，衣被饮食及众用者，令德无央数安隐欢喜，其人命尽，死即生月天子所，则疾得持月大城郭。是故谓其千光明以善因缘所致。复何从得千光明善因缘？若有于是不杀、盗、淫，不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骂詈、两舌，不嫉妬意，不瞋恚、愚痴，行十善事，意常欢喜无央数。譬如好地四徧道中有浴池水，清净濡且美，周匝有树，若有人饥渴，从暑热中来，入中洗浴，饮食之意欢喜无央数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若有行十善事者，身死即生月天子所，则疾得持月大城郭也。是谓为其千光明以善因缘所致矣。复何从得千光明善因缘？若有不杀生、不盗窃、不犯他人妇女、不妄言、不饮酒，其人欢喜，身死便生月天子所，则疾得持月城郭。是谓以善因缘所致千光明。」

「六十弹指顷，为切七尺缕，切二十一尺为一时，百弹指为切十尺。日大城郭，日稍稍南着，行六十里，尽百八十日，乃复北还竟，百八十日也。日行百八十日着，月行十五日，即复到矣。阎浮利日中时，东方弗于逮便冥，西方俱耶尼则初出，北方郁单曰则夜半也。俱耶尼日中时，阎浮利即冥，郁单曰日初出，弗于逮夜半也。郁单曰日中时，俱耶尼则冥，弗于逮日初出，阎浮利即夜半也。弗于逮日中时，郁单曰则冥，阎浮利日初出，俱耶尼则夜半也。如是阎浮利人日中，东方弗于逮天下人冥，西方俱耶尼天下人日出，郁单曰天下人夜半。俱耶尼人日中，便阎浮利人冥，郁单曰天下日出，弗于逮天下人则夜半也。」

佛言：「月何因缘稍稍现缺减？有三事故缺。何等为三？一者角行故，稍稍现缺减，是为一事；二者月大城郭边有天其色青衣被，璎珞亦青，所可侍面止顿，其面则现缺减，是为二事；三者日大城郭，以六十光明，照月大城郭之明所照面，其面则现缺减，是为三事。日夺月光明故，月何因复现满？具足有三事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月稍行三方，用是故月稍现满，为一事；二者月十五日，则诸青色青衣天人，入月城中，共相娱乐。彼时月皆以光明照诸天人，譬如众灯中央然大火，其火皆曜众灯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月大城郭边诸天，其色青及衣青者，月十五日时，入与月天子俱相娱乐，其光明照诸天人，用是故十五日月现满，是为二事；三者月十五日时，日以六十光明，照月大城郭，月不受，用是故月现满，是为三事。」

「月大城郭，有常持风五品。何等为五？一者持风、二者住风、三者助风、四者转风、五者行风，是为五风。常共行月城郭，未曾有休息也。月中何因复现乳色也？有树名阎浮利，是故名此天下为阎浮利。其树下有山，皆以七宝作之，高八百里，周匝亦八百里。其树高四千里，周匝二千里，围五百六十里，根深八百四十里。其影照现月中，故使月大城郭现乳色不明。」

佛告比丘言：「族姓子！作行当如月照天下，弃捐贡高之心，远离种姓，常怀惭愧之意。阎浮利大树上其实，譬如大瓶，其味甜如蜜，其色白如酥肥。阎浮利大树北，有七重山七重树，有七波罗门仙人精舍。」

佛言：「尔时，诸人民食其地上味，以自生活，如是食是地味，甚久长寿命无极。其有食地味多者面色变恶，食少者面色善好，其好颜色者，便自贡高，形笑恶色者；以色自贡高相形笑故，其地味便灭不复生。更自然生薄饼，其味甚香美，不如前地味。人共会议，愁忧自搏，呼嗟啼哭，思念前地味甚美，而亡失之。」

佛言：「譬如此间人，有甘美味，与人尝之。便言：『其味，一何美耶！』贪其味无已。尔时，人如是共会议，愁忧自搏，呼嗟啼哭，思念前地味。时，人则复取薄饼食之，以自生活，如是甚久长。其有食地薄饼复多，有颜色遂变恶，其食少者颜色善好，其好颜色者，形笑恶色者；以色自大贡高相形笑故，其地薄饼则复没不复生。更生波罗，其味亦香美，不如前薄饼味，譬如枯加蓝华，其味如蜜。尔时，人共会议愁忧自搏，呼嗟啼哭，念前地薄饼味。人便取波罗味食之，以自生活，其寿命甚久长。其食波罗味多者，颜色遂变恶，食之少者，颜色善好，其好色者以色自贡高，相形笑所致，地波



罗便没不生。更自然生粳米，其味亦香美殊好，种种清净出一切味，不如波罗味。人共会议，忧愁呼嗟啼哭，念前波罗味自搏，譬如此间人，更毒痛法，呼嗟啼哭。彼时人如是也。尔时，人取食自然粳米，食自然粳米之后，天下变为男子女人，各各相观，便起淫欲之意，行屏处共作不净行，为秽浊之法矣。余者见之便言：『汝何作非法事乎？人人宁当相向作是事耶？』远其人去，不与谈话。至二三月然后方呼来相见，言：『昔者人无所著，今者人稍有所著。』后便持童女嫁与夫，歌舞戏笑，称愿夫妇常使安隐也。尔时，人非法着淫欲，行非法淫欲之后，便造舍宅。用是非法故，初起舍宅。」

佛于是说偈言：

「初时造瞻波国，        次起波罗奈城，  
用是日出光明，        然后乃作罗阇。」

「尔时，人民遂非法着淫欲，彼从第十五阿卫货罗天上人，其福德薄禄命尽，身死来下人间，入母腹中成胞胎，用是故女人始怀妊生男女。时，人民共食是清净粳米，以晡时往取粳米，更至明旦续如故，明旦往取之，至暮其粳米生亦如故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人朝暮获取粳米，随生随如故，不觉所获取处。尔时，有一人心念言：『我朝暮往取清净粳米疲劳，不如顿取二日粳米。』便往取之。余者见之，呼共往取粳米。报言：『我已持二日粳米来，卿自随取之。』尔时其人，便善之，言：『彼人甚快，乃往取二日粳米。我当复往取二三日粳米也。』余人复见言：『共去取清净粳米。』其人报言：『我已取二三日粳米，卿自随意取。』彼人闻之则善之，自念：『当往取四五日粳米。』卿即往取四五日清净粳米来。用人相效，往取清净粳米多故，然后更生茎穰粳米，所取即有处不复生。尔时，人民皆聚会共议，愁忧不乐，自椎搏啼哭呼嗟言：『我昔者以好喜为食，身有光明，飞行神足，立安隐。时地自然生地味，甚香美，其色譬如白酥肥，其味如蜜。其愚者取而食之，即相效取地味食之，皆亡失光明神足。其食多者颜色变恶，其食少者颜色善好，颜色好者便自贡高，形笑恶色者；以相形笑故，地味即没不复生。更生薄饼，薄饼没后复生波罗，波罗没尽更生粳米。以贡高相形笑故，至使令清净粳米所取，即有处不生；当共分地作畔界。』用是故天下人，更行未曾有法，便共分地作畔界，各各耕种。尔时，愚人自有粳米，便行盗他家粳米。其主见之便

言：『卿所为非所为非法！自有粳米不取，反行盗他人粳米乎！卿后莫复作是事也。』其人如是三反，自置粳米，盗他家粳米。其主复见之，即复言：『卿所取大非，自置粳米，反盗他家。』如是至再三，便以手椎击，牵将去至聚落，坐众人评议言：『此人自置粳米，反行盗他人。』其盗者对众人言：『此人以手椎击我。』众人便共会议，愁忧不乐，自椎搏啼哭呼嗟言：『今世间遂生恶不善之法，怨结日成恶苦。』一人烧已烧已命，以有老病死。恶道之事，人便现受取之事，遂相挝捶，见已即自讼事。众人便共议：『当于何所得贤者，共立为君长，典主所为？我等所作，从其取决。若有作非法者，当诛罚之。我等所种粳米，各各当共输衣食。』尔时，彼众会中，有人最大尊，端正姝好，威神巍巍，众人便白其人：『当为我等典主作君长所为，从其受言教，若为非法者，即当诛罚之也。我曹种所收粳米，各各供给君衣食。』是人即言：『诺。』便共立为君长典主，一切所为，从其受教。若为非者，即诛罚之。人所种粳米，各各共输入典主。一切教令，人民号曰大王，以法取租故名为刹利。用是故天下始起刹利种，天下所有国，皆属大王。时，是阎浮利地，地平正无山陵[山\*(奚-大+夕)]谷，无有荆棘，亦无蚊虻蚤虱，亦无砾石，地弃捐明月珠玉琉璃金银。

「大王治阎浮利天下时，天下富乐，炽盛安隐，五谷丰熟，人民众多，地佳好水亦饶多，譬如苏麻油涂地，不起扬尘，生青草众多。周匝正圆，其色譬如孔雀尾，其香如香香也。柔濡如纒纒，足蹈上陷入地四寸，举足即还复如故。地无四寸空缺处，有香树、瓔珞树、衣被树、不息树、宝树、器树、音乐树，树生华实，劈之各各出种种所有。中有高七声，下至六五四三二一声者，最卑者高半声。

「大王治天下时，阎浮利有八万郡国，人民聚落居，鸡鸣者展转相闻。天下无病，亦不大热，亦不大寒，复无饥渴人。大王以法治行，奉十善事，遍教天下人民，使行如父爱子。天下人民，敬王如子敬父。大王有子，名曰真。真王有子，名曰齐。齐王有子，名曰顶生。顶生王有子，名曰遮留。遮留王有子，名和行。和行王有子，名留至。留至王有子，名日。日王有子，名波那。波那王有子，名大波那。大波那王有子，名沙竭。沙竭王有子，名大善见。大善见王有子，名提炎。提炎王有子，名染。染王有子，名迷留。迷留王有子，名摩留。摩留王有子，名精进力。精进力王有子，名坚贱。坚贱王有子，名十车。十车王有子，名舍罗。舍罗王有子名十丈。十丈王有子，名百丈。百丈王有子，名那和檀。那和檀王有子，名真阁。真阁王有子，名波延。后诸王甚众多。

「诸转轮王，有十种姓，一者姓迦奴车、二者姓多卢提、三者阿波、四者捷陀利、五者迦陵、六者遮波、七者拘猎、八者般阇、九者弥尸利、十者一摩弥，是为十种姓。迦奴车有五，多留亦有五，阿波有七，捷陀利亦有七，迦陵有九，遮波有十四，拘猎有三十一，般阇有三十二，弥尸利有八万四千，摩弥有百一。然后有王，名大善生，人呼为伊摩。伊摩王有子，字乌猎。乌猎王有子，字不尼。不尼王有子，名师子。师子王有子，名悦头檀。悦头檀王有子，名悉达菩萨。悉达菩萨有子，名罗云。」

佛言：「以是因缘，从昔至今，起刹利种。尔时，人民念言：『我为着疾病着肿着疮，我欲弃一切着，往入空闲处室中坐。』即弃捐着疾病肿疮，往入空闲处，坐思念道。今日早起，明旦日早起，行入丘聚分卫，人民见之，皆欢喜与之，人民便言：『善哉！乃弃舍疾病肿疮，捐一切着，往入空闲处，坐思念道。』」

佛言：「此辈但行恶不善之法，是故谓言婆罗门也。尔时，彼人不能坐禅念道，亦不能得禅，用不能坐禅得禅故。从坐起，入聚落中分卫，呪愿说言：『不能坐禅，亦不能得禅。』共邪行入丘聚分卫，故名为聚也。行邪法故，名为和沙罗。是故世间，初造起婆罗门种也。时，人民各各奉行种种法，用是故世间有工师种。彼时人各各犯杀生，用是故谓言杀生种也。是以因缘，世间初造有杀生也。用世间已造起是四种故，然后世间乃起第五沙门种也。若刹利种，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，行是恶已后，身死堕勤苦中；婆罗门种、工师种、杀生种，亦如是、若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，身死堕苦中；刹利种，若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，身死复堕乐处；婆罗门种、工师种、杀生种，其有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，身死复堕乐处；刹利种、婆罗门种、工师种、杀生种，若身行二事，口意行二事，身死堕苦乐中；刹利种，若有除须发被袈裟，信道弃家，行作沙门，奉行三十七品经。行是已，善男子善女人，用信道故，弃家行作沙门，行无上清净事，现在不久，自以功德作证念道，行尽生死，具足梵行，所作已办，不复更余事；婆罗门种、工师种、杀生种，若有除须发被袈裟，行作沙门，奉行三十七品经，用善男子信故，舍家作沙门，修无上清净事，现在不久，自以功德作证念道，行尽生死，具足梵行，所作已办，不复更余事也。是四种人，有起成惠之行者，得尊无所著阿罗汉也。」

梵三钵天，尔时说偈言：

「刹利种为人尊， 诸人民行种姓，  
从起信成惠行， 彼天上人中尊。」

「彼梵三钵天，受是偈不受恶，说善事不说恶言，劝助是。」

佛言：「我如来。无所著。等正觉亦说是义偈：

「诸人民行种姓， 刹利种为人尊，  
从起得成惠行， 彼天上人中尊。」

佛说是经时，八万四千天人，远尘离垢，诸法法眼生；无央数比丘起无余，不受生死，意得解脱；佛说如是，比丘欢喜，前为佛作礼而去。

地深二十亿万里，从是已下；复有地味，二十亿万里；下复有粟金，二十亿万里；下复有刚铁，二十亿万里；下复有水，八十亿万里；下复有风，五百二十亿万里；乃复有下方异天地，从是人间，上至梵天，亦五百二十亿万里。

问曰：「何以正名为劫劫。」报曰：「劫名为灾坏时，有四时因缘，一者久在地尽便火起、二者久火尽便水起、三者久水尽便风起稍生，后天地成，从成复败，如环无端绪，故名为劫。久极天地运尽时，一切人罪尽者，皆上生梵天上，其天近。是时，有罪者未竟者，复生他方佛国天下恶道中。劫所以有起尽者，现非常、败故，其事亦自应尔。若死是起，尽不知苦，已不知苦，亦不知求道。何以故？尽火起故。何以故？尽水起故。何以故？尽风起故。何以故？尽地起故。」

## 大楼炭经卷第六

---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23 大楼炭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32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0/09/07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张文明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